目　录　Contents

亘古跫音	福音(节选二)	志明	02
在时间的塔上	十字架	雪女	06
	女人的玉瓶	曹百清	08
凝固的瞬间	耶稣拥抱十字架	格列柯	09
	格列柯眼中的基督与十字架	寒竹	10
大地之窗	让世界适合于小王子们居住	周国平	11
岁月的遗址	父亲之死	华姿	13
	我寻到父亲所在的位置	蒋蓝	16
生命之歌	另一种活法	刘同苏	17
诗人的麦地	海子的思与言之途	王家新	21
	面对荒凉,何以超越	齐宏伟	28
哲学与真理	上下——与思辨者谈道(一)	刘同苏	45
果实里的阳光	上帝的礼物（十一）	华姿	50
稿　约			55
蔚蓝色索阅启事			56
封面文／封底文		刘同苏	

蔚蓝色　文艺季刊（总第二十五期）

出版者：蔚蓝色出版社
Sky Blue Christian Publications,Inc.
1525 Aviation BL,#A172
Redondo Beach,CA90278
U.S.A
电话：（310）328-9581
传真：（310）328-3239
电子邮件：SKYBLUECP@HOTMAIL.COM
社长\主编：宁子
执行编辑：宁子
特约编辑\责任校对：王鲁
艺术整体设计：北京奇文云海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行政\财务：迈克
对外推广委员会总执行：
（美国）理言（英语联系人）
（加拿大）加拿大恩福协会
编委会：华姿，子川，庄国欧
张海燕，高伟川，旺忘望

Sky Blue Literature and Art Quarterly
Vol.7 No.25 March 2008
Published by Sky Blue C.P
1525 Aviation BL,#A172
Redondo Beach,CA902798
U.S.A
TEL:(310)328-9581
Fax:(310)328-3239
E-mail:SKYBLUECP@HOTMAIL.COM
Editor-in-Chief:Jenny Yuan Zhou
Art Design:QWYH Design Consultants Co.
For information:
U.S.A:
Leanne Luo(English)
Tel:(215)885-8136
E-mail:leanneluo@juno.com
Canada:
Christian Communication Inc.of Canada
Tel:(416)297-6540
Fax:(416)297-6675
E-mail:ccic@ccican.com

Web Site: www.skyblue-news.org

ISSN 1538-8492

福音(节选二)

志　明

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人类战争史。

有人作过一个统计：在十九世纪以前的三千三百多年间，人类只有二百多年和平的日子；换句话说，每一年和平过后，就有十三年战争。

二十世纪前半叶，人类破天荒地打起了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一千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五千万人。1945年至今，虽然没有爆发世界大战，局部战争却从未中断。如今人类终于第一次、恐怕也是最后一次步入了核威胁、核竞赛、核毁灭的绝境。

科学家们说，只要有几百颗这样的核弹，就可以毁掉人类。如今美国有大约八千颗这样的核弹，俄国有大约七千颗，中国、英国、法国、印度、巴基斯坦、朝鲜等越来越多的国家，拥有这种毁灭性武器。

当纽约人聚集在时代广场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新世纪带给他们的礼物，竟然是有史以来最恐怖的一场噩梦。

全人类都没有想到，世纪的钟声送来的是一个叫作“恐怖主义”的新世纪。

恐怖主义突破了你死我活、胜王败寇的人类斗争传统，进入了一种你死我死、同归于尽的人类末日心态。恐怖主义将人类的罪恶本性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为什么人人都向往和平，却总是生活在战争的阴霾下？

为什么人人都渴望生存，却总是置身于死亡的恐惧中？

一个人复仇叫犯罪，一个民族复仇叫正义。一个人杀一个人叫疯狂，一场战争杀一百万人叫辉煌。人们为一个人的死去伤心落泪，却面对无数人的死亡欢呼雀跃。人类分工一些人来救人，一些人去杀人，另一些人专门研究更有效的杀人凶器。

看吧，每一片土地上都云集着千百万以战争为职业的年轻人，他们有一个光荣的名字叫军人。

听吧，不同的民族用不同的语言高呼的是同一句话：正义。他们都是在正义信念的激励下彼此为敌，奔赴战场，互相残杀。

那么正义到底是什么呢？

作家雨果困惑地说：“世上没有一个坏人，却做了这么多坏事。”

罪恶仿佛一个邪恶的幽灵，穿戴着民族、宗教和正义的美丽外袍，迷惑人类不停地吞噬着自己的骨肉。

人类的罪恶不仅爆发于族群之间，更深藏于个体之内，弥漫于环境之中。

人的罪，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参见圣经加拉太书五章)

六十年代的美国，报纸摆在大街上，人们拿走一份报，自然会放下一份钱。如今这种淳朴风光一去不复返了。

在中国，原来居民的窗户上是没有铁栏杆的，也不装这样的大铁门。如今世道变了，家家户户打造得像监狱一样严实。

过去，每一个孩子都有父亲和母亲，如今在“单亲家庭”里，孩子要么没有父亲，要么没有母亲。这样的家庭在美国有一千三百多万，在中国也已超过一千万。

过去，人们吃的食物都是大自然的恩赐，如今人们改变食物的天然基因，广泛使用农药和化肥，又用激素催化禽畜，防不胜防地毒害着人类自己。

看吧，急功近利的现代化竞争，排放出大量废气，导致大气层受损，地球越来越热，灾变频生，后患无穷。

数以千计的核试验一再振动薄如蛋皮的地壳。掠夺式的开垦造成大地植被严重损坏。于是大自然一次比一次严厉地报应着人类。

电磁波越来越稠密了，性观念越来越放纵了，污染源越来越广泛了，于是，癌症和艾滋病越来越普遍了。

高科技、高效率、高消费，使人类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每一年都有几千万人处于失业的焦虑中，几百万人死在高速公路上，几十万人自杀身亡，忧郁症和老年痴呆症与日俱增。

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己，人类在各方面都出了问题。这是一场全方位的错乱，综合性的失控，正将人类送上一条不归路。

到底是一种什么力量，如此深入地操控着人类的心智，使他们世代求善而不得，立志行善而不能，即使像正义和爱这一类美好的情感，也常常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仇恨的帮凶呢？如果说罪恶是人类的本性，那么为什么人类又锲而不舍地追求良善呢？如果真有足以消除人类罪恶的良善，那么她是什么？她在哪里？

“除了上帝一位，再没有良善的。”（马可福音10：18）

“世人若不信我，必要死在罪中。”（约翰福音8：24）

“上帝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

一.恩　典

在上帝的眼中，沐浴着同一个太阳、寄居在同一个地球、诞生于同一个血脉的人类，竟自相残杀，彼此伤害，这诚然是罪恶；然而，更大的罪恶，是人类竟以自相残杀为公义，以彼此伤害为良善。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不认识真正的公义和良善，不认识上帝。

耶稣来了，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他拯救的方法，不是惩罚人间的罪，乃是显明上帝的爱。在上帝的爱里，人的罪就原形毕露了；在上帝的爱里，人的罪就得到赦免了；在上帝的爱里，人的罪就被洗得干干净净了。以上帝的爱对付人类的罪，这正是十字架救赎的奥秘。

耶稣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耶稣说：“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天父尚且养活它们，你们在天父眼里，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看野地里的花也不纺线、也不劳苦，然而，就是所罗门王最荣华的时候，他的穿戴还不如这一朵小花呢！”

耶稣说：“若有人饿了，你们给他吃，就是给我吃；若有人赤身裸体，你们给他穿，就是给我穿；若有人生了病，你们照顾他，就是照顾我。无论何时，你们把善事做在一个最不起眼的人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

耶稣说：“你们要尽心尽意地爱上帝，又要爱人如己，这就是一切先知和诫律的总纲。”

耶稣说：“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他岂不撇下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就欢喜快乐。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他的孩子失丧一个。我到世上来就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当世人拒绝他的时候，他依然爱着他们。在耶稣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有一个村子不接待他，门徒说：主啊，吩咐天火降下来烧灭他们吧！耶稣斥责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我来到人间，不是要灭人的命，是要救人的命。”

在十字架上，在仇恨的巅峰，耶稣的爱也达到了辉煌的顶点。面对残酷杀害他的人，他没有反抗、没有愤怒、甚至也没有一丝轻蔑。他怀着极大的理解和爱，诚恳地为他们祈祷：“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知道。”

一个像阳光一样照好人也照歹人的崇高生命，一种像雨水一样给义人也给罪人的浩大恩典，这个卑微至极却尊贵无比的上帝之子，正同他所指证的大自然一样，无条件地将自己全然献给了人类。

上帝的慈爱在人类仇恨的围剿中臻于完美，上帝的荣光在人类黑暗的吞噬下灿烂夺目，上帝的良善在人类罪恶的迫害中登峰造极。

因着上帝的儿子被钉在上面，十字架这个残酷的刑具就成了慈爱的象征，这个仇恨的工具就成了和平的旗帜，这个咒诅的记号就成了祝福的标志。

十字架，是上帝的大爱、大能和大智能；唯有藉着十字架，上帝才能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未完待续）

十字架

雪　女

一

作为一件刑具，它树立在荒野
把大地上的事情频频高举
耶稣和他的十二个门徒吃过逾越节晚餐
也完成了大地上的事情，起身去耶路撒冷
所有的道路都来相送
他继续走他的无路

二

父亲为他准备了敌人、叛徒、旁观者
还为他准备了皮鞭、铁钉和绳索
“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
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
耶稣三次预言他生命中的死亡
十字架也把他的道路垂直竖起

三

上午九点钟，太阳照常升起
耶稣赤裸如婴地被钉在十字架上
皮开肉绽，血流不止
他就要变成光，变成云，变成
闪电疾风
去推动天空的进程
而地下的兵丁正蝼蚁般分赃他的衣物
拿去吧！拿去他的外衣、内衣
拿去他的血滴
拿去他的一切
他要轻得一点儿也不剩下

四

从正午开始
遍地黑暗了
他知道这是父所预订的日子，母亲也在仰望
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
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
他说：“母亲，看你的儿子！”
他说：“我渴了！”
他说：“成了！”
午后三时，他垂下的头像一颗饱满的果实

五

成了
死亡降临在十字架上
耶稣完成了死亡，他不再死
成了
耶稣替所有人赎了罪，受了刑
刑具也完成了死亡，它不再是刑具

有一个女人带着一瓶真哪哒香膏来，她打破玉瓶，把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

——马可福音14：3－9

女人的玉瓶

曹百清

那是一只
蓄满七彩梦幻的玉瓶
女人陈酿的心思
在期待中满满

一生的情怀
在祈祷中
凝成膏油的馨香
静候佳偶

水晶鞋那端
虹霓瑰丽
一个永远的约定
系着心中的情

我和你
分离太久了
今夜推窗倚栏
静静等你

进入内室
在你的鸽子眼里
雨水止住
日影飞去的时候
望尽玫瑰的娇艳

破碎吧
用活水江河
重新和泥
塑我新生

长发和泪水
和着真哪哒香膏
连同生命
一起给你

为了那根遗失的肋骨
你倾命寻找
在各各他山岗
饮尽苦杯

拥我而去吧
印在心，戳在臂
在香草山上
放飞你给我的爱

艾尔·格列柯《耶稣拥抱十字架》1590/95, 油画/亚麻布108 x 78 cm

格列柯眼中的基督与十字架

寒　竹

2007年盛夏，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西班牙普拉多博物馆16－18世纪馆藏珍品中，西班牙画坛三圣之一——古典艺术大师艾尔·格列柯EL GRECO（1541－1614）的那幅《耶稣拥抱十字架》，尤其留给人以经久的感动。

格列柯被十九世纪印象派画家尊为“画家中的画家”，他的作品集意大利绘画的精华与拜占庭传统于一身，散发着巴洛克式的神秘主义与样式主义自省的气息。他是一位独具个性、富有表现主义色彩的艺术大师。

格列柯学成于克里特岛和意大利，1576年移居人文气氛浓厚的西班牙小城托莱多，1590—1595期间完成了《耶稣拥抱十字架》。

在艺术史上，耶稣与十字架早已成为众多艺术家的严肃题材和永恒主题。然而，在以耶稣与十字架为题材的数不胜数的经典之作中，大多艺术家着重描绘耶稣基督背负十字架的惨痛，以突出人类罪恶的深重。而格列柯的《耶稣拥抱十字架》则有些与众不同。

在这幅作品中，耶稣的脸孔柔和地仰视天空，那双亮晶晶的眼睛，既着欲滴的泪水，又流露出宁静、淡然、谦顺、坚定、庄严、专注的温情。在构图上，格列柯以耶稣抱十字架的姿态，深化着救赎的主题。在此耶稣被表现为轻巧、柔和、孤独、珍爱地肩掮、怀抱着十字架，他静穆地站立在象征着死亡的背景下，显得真实而高贵。肩掮象征着一种承担使命的支撑与接纳，怀抱则表现了耶稣爱的给予。格列柯笔下的“怀抱”既体现了耶稣所给予人类的最美好的馈赠——爱与生命，也传达着华兹华斯所说的那种“纯化和征服灵魂的浩大力量”。不仅如此，格列柯巧妙地避开了常规的局限，微微拉长了的耶稣的脸庞、体态和手而散发着样式主义的色彩，也正是为了凸显一种超现实的高度的美，用培根的话来说：“没有哪一种高度的美，不再比例上显出几分奇特的。”引人注意的是，拉长比例后呈现出来的是一双独特、优雅、温和的手，那手正轻抚着人类，既掌握着人的命运，又呵护着人的生命。当然，格列柯在这幅作品中也逼真地从耶稣所戴的荆棘头冠的血滴上表达着痛苦，这痛苦与哺育式的怀抱姿态既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又达到了一种平衡。

让世界适合于小王子们居住

——为《小王子》新译本写的序

周国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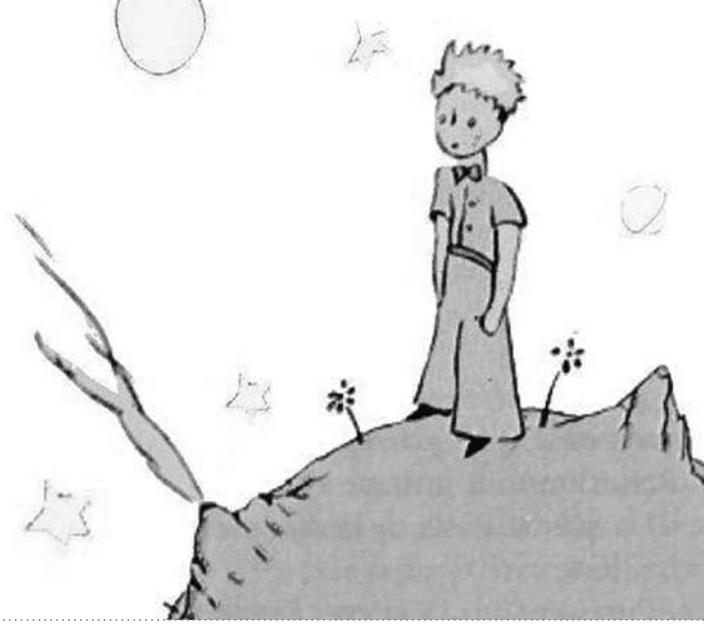
像《小王子》这样的书，本来是不需要有一篇序言的，不但不需要，而且不可能有。莫洛亚曾经表示，他不会试图去解释《小王子》中的哲理，就像人们不对一座大教堂或布满星斗的天穹进行解释一样。我也不会无知和狂妄到要给天穹写序，所能做的仅是借这个新译本出版之机，再一次表达我对圣埃克苏佩里的这部天才之作的崇拜和热爱。

我说《小王子》是一部天才之作，说的完全是我自己的真心感觉，与文学专家们的评论无关。我甚至要说，它是一个奇迹。世上只有极少数作品，如此精美又如此质朴，如此深刻又如此平易近人，从内容到形式都几近于完美，却不落丝毫斧凿痕迹，宛若一块浑然天成的美玉。

令我感到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是，一个人怎么能够写出这样美妙的作品。令我感到不可思议的另一件事是，一个人翻开这样一本书，怎么会不被它吸引和感动。我自己许多次翻开它时都觉得新鲜如初，就好象第一次翻开它时觉得一见如故一样。每次读它，免不了的是常常含着泪花微笑，在惊喜的同时又感到辛酸。我知道许多读者有过和我相似的感受，我还相信这样的感受将会在更多的读者身上得到印证。

按照通常的归类，《小王子》被称做哲理童话。你们千万不要望文生义，设想它是一本给孩子们讲哲学道理的书。一般来说，童话是大人讲给孩子听的故事。这本书诚然也非常适合于孩子们阅读，但同时更是写给某一些成人看的。用作者的话来说，它是献给那些曾经是孩子并且记得这一点的大人的。我觉得比较准确的定位是，它是一个始终葆有童心的大人对孩子们、也对与他性情相通的大人们说的知心话，他向他们讲述了对于成人世界的观感和自己身处其中的孤独。

的确，作者的讲述饱含哲理，但他的哲理决非抽象的观念和教条，所以我们无法将其归纳为一些简明的句子而又不使之受到损害。譬如说，我们或许可以把全书的中心思想归结为一种人生信念，便是要像孩子们那样凭真性情直接生活在本质之中，而不要像许多成人那样为权力、虚荣、



占有、职守、学问之类表面的东西无事空忙。可是，倘若你不是跟随小王子到各个星球上去访问一下那个命令太阳在日落时下降的国王，那个请求小王子为他不断鼓掌然后不断脱帽致礼的虚荣迷，那个热中于统计星星的数目并将之锁进抽屉里的商人，那个从不出门旅行的地理学家，你怎么能够领会孩子和作者眼中功名利禄的可笑呢?倘若你不是亲耳听见作者谈论大人们时的语气——例如，他谈到大人们热爱数目字，如果你对他们说起一座砖房的颜色、窗台上的花、屋顶上的鸽子，他们就无动于衷，如果你说这座房子值十万法郎，他们就会叫起来：“多么漂亮的房子啊!”他还告诉孩子们，大人们就是这样的，孩子们对他们应该宽宏大量——你不亲自读这些，怎么能够体会那讽刺中的无奈，无奈中的悲凉呢?

我还可以从书中摘录一些精辟的句子，例如：“正因为你在你的玫瑰身上花费了时间，这才使她变得如此名贵。”“使沙漠变得这样美丽的，是它在什么地方隐藏着一眼井。”可是，这样的句子摘不胜摘，而要使它们真正属于你，你就必须自己去摘取。且把这本小书当做一朵玫瑰，在她身上花费你的时间，且把它当做一片沙漠，在它里面寻找你的井吧。我相信， 只要你把它翻开来，读下去，它一定会对你也变得名贵而美丽。

圣埃克苏佩里一生有两大爱好：飞行和写作。他在写作中品味人间的孤独，在飞行中享受四千米高空的孤独。《小王子》是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出版一年后，他在一次驾机执行任务时一去不复返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在地球上再也没有发现他的那架飞机的残骸。我常常觉得，他一定是到小王子所住的那个小小的星球上去了，他其实就是小王子。

有一年夏天，我在巴黎参观先贤祠。先贤祠的宽敞正厅里只有两座坟墓，分别埋葬着法兰西精神之父伏尔泰和卢梭，惟一的例外是有一面巨柱上铭刻着圣埃克苏佩里的名字。站在那面巨柱前，我为法国人对这个大孩子的异乎寻常的尊敬而感到意外和欣慰。当时我心想，圣埃克苏佩里诞生在法国并非偶然，一个懂得《小王子》作者之伟大的民族有多么可爱。我还想，应该把《小王子》译成各种文字，印行几十亿册，让世界上每个孩子和每个尚可挽救的大人都读一读，这样世界一定会变得可爱一些，会比较适合于不同年龄的小王子们居住。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约翰一书5：12

父亲之死

华　姿

死不是湮灭

我不认为父亲是死去，我觉得他是被无限的时间吃掉了。时间之口是一个无边的黑洞，它究竟吞噬了多少实有之物，使他们化入虚空，不知去了哪里？

究竟是生命被死亡吞噬？还是死亡被生命超越？当我们从这个世界消失，我们会去哪里？

他一定要把他等待的人全都等到

其实，在接到大哥的电话之前，我已经定好了回去的时间，就是明天或者后天，因为我已经预感到这件事就要发生了。

我几次在夜里梦见了父亲。

而在白天，不管我正在做着什么，跟谁在一起，我总是克制不住地想到他。只要一想到他，我就非常地悲伤，以致于无心工作。掐指一算，我竟然已有半年没回去看他了，而在很多时候，我差不多都忙得忘了他。而往年我不是这样的。往年我一月回去一次，往年我天天把他放在心上。这种淡漠也许就是他要在今年离我们而去的征兆呵。

这种征兆其实在正月初一就出现了。在我走之前，我只吩咐女儿去跟他说再见，我自己竟然没有到他的床前跟他说一声。我跟所有的人打了招呼，却把最重要的人给忘了，仿佛他已经不存在。当他死后，姐姐在火葬场的一棵树下跟我说，过完年她走的时候，爸爸拉住她的手半天不肯松开时，我就觉得我真是罪不可赦。

对一个失语的病人来说，一只手的份量有多重呢？而我又忙了些什么呢？无非是房子、职称、工作、家务。

我不是一个善于叙事的人，那种场景，他的表情，他的眼神，我说不清楚。但我知道他在等待：等我和妹妹从武汉回来，等姐姐从襄樊回来，等大弟弟从沙洋回来，等小弟弟从上海回来。妈妈说，他已经七天没吃东西了，只喝点水。我拿回去的香蕉，他非常困难地吃了两口，这曾经是他最爱吃的水果。

是等待维持着他的生命。我知道，他一直在等。从我们走的那一天起，他就在等待我们回来的那一天。他是一个执着的人，他一定要把我们全都等到，他才肯死。

那是1998年夏天最热的几天几夜，我回去的第二天就下了大雨。看过新闻联播的友彬哥在禾场上大声地跟我说，武汉下了大雨，街道都淹了，车都开不动了。他听到了这话，就很努力很努力地转过头，睁大了眼睛看着我。他的身体在衰竭，但他的意识并没有。

一个人睁大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我，等待我的解释和回答。这个人已经走到生的尽头了，死亡已经在敲他的门了，但他还要关心那些与他的生死无关的事。这个人就是我的父亲。

这场雨耽搁了妹妹和小弟弟回来的行程，他的等待变得更加艰苦卓绝了。

我终日守在他的床前。天热以后，妈妈和大伯把他移到了堂屋里。下雨之后，天气转凉，雨风甚至会吹在他的床头，我就把大门关上一扇。但是他不同意。因为那扇门关上之后，就挡住了他转过头努力看外面的视线。而他看得到的那个角度，就是弟弟和妹妹回来必定要经过的一个转角。

在弟弟和妹妹回来之前的那几天里，也就是在他还活着还有呼吸的最后几天里，天一亮，他就挣扎着从昏睡中醒过来，转过头睁大了眼睛看着那个转角。他看着，一直看着。直到累得垂下眼皮再昏睡过去。

这情景使来看他的安叔发了脾气。安叔站在柿子树下大声说，“他们怎么还不回来？他们怎么还不回来？打电话了吗？打了再打呀！他们回来了他好走啊！这样让他等，叫人心里不安啦！”

在我回家后的第五天傍晚，弟弟和妹妹终于回来了。弟弟抓住他的手，喊他，“爸，我是宗敏啦。”他看着弟弟，看了好一会儿，然后他轻轻地点头，笑了一下，然后，他哭了。

他死后，在他的葬礼上，他的干女儿一遍又一遍地哭诉着那同一句话：“您天天等呵，等我们来呀。看到我们来了您就笑呵，笑得眼泪直流呵。”这句话令我心碎。

一个人拖着已经衰竭的躯体在死亡的门口等待着另一些人。这个人等了很久，死亡敲门的声音越来越响，他已经支撑不住了。但是他不肯放弃，他是一个倔强的人，他一定要把他等待的人全都等到，然后睁大了眼睛最后看他们一眼。而我们这些被一个垂死者苦苦等待过的人，活着，是应该到上帝那儿去忏悔的。

人死后到何处去?

面对死亡的临近，我们真的能够不留恋、不执着、不恐惧，真的能够“视死如归”吗？事实上，只要你还活着，你就不知道死是什么。只要你还能呼吸，还能走路，还能打开大门到屋子外面去晒太阳、看风景，你就不可能知道死是什么。一个人在死到临头时，为什么还不想死?

他不想死

有一会儿，我站在他的床前看着他，他也看着我。这时，我发现，他的眼神完全是一个婴儿的眼神，无知、单纯、恐惧。一个非常自我、心气很高的人在死亡临近时会变成一个婴儿，这是我在任何书上都没有读到过的。我知道他不想死。他一直都在坚持，即使死已经到了门前。他一直就是一个执着于生的人。死亡已经来临，但是他没有准备好。恐惧，留恋。

在他死的前一天中午，他开始发作——浑身抽搐。我们站在他的床边，手足无措。既不能使他的痛苦停止，也不能为他分担。这时候，即使我们的手中捏着一个亿的美金，那也是无济于事的。

情急之中，我想到了海口的陈路得牧师。她是一个受到过上帝祝福的人，她是一个心中有爱的人，任何时候任何人求助，她都不会拒绝。只要你敲门，那门就会为你打开。我知道她不可能使那种抽搐停止，但是我相信她能够把一种宁静送到一个垂死者的心中。

像我爸爸这个年纪的人，生命中最成熟的阶段是在毛泽东时代度过的，毫无疑问，那个时代的气息会笼罩他整整一生。虽然他只是一个农民，但他一直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无神论者，一个唯物者。因此，在我靠近他，把陈牧师的话说给他听时，我看见他坚定地摇了摇头。抽搐还没过去，他正在痛苦，但他居然还想到要摇头。死亡已经临到，我知道他在害怕。但这害怕仍然不能使他改变。我无奈地退到一旁去。

真的有一个神存在啊，真的有一个天堂和地狱存在啊，如果他信，他就得救，而信不需要他付任何的代价，他只要点头就行了。但他不肯，他摇头，他根本不接受上帝的救恩，他只是这个世上最普通最平凡的一个人呵。

发作之后，整个下午，他都安静了，他在睡，他什么也没有说，但我猜想，他已经接受了“死”这个事实。傍晚的时候，大哥开会回来了，他听到了那个从后门响起的渐行渐近的声音。他睁开眼睛看着大哥，那是他的长子，他看着，一直看着。我无法描述那种眼神。但我感觉那是一个婴儿的眼神。一个弱小无助的婴儿孤立无援地睡在摇篮里，当他感到恐惧迫近时，他看着他的父亲或母亲，就是这种眼神。母亲要给他换床单了，大哥抱起他。他伸出那只还能动的手，揽住大哥的脖子，揽得那么紧,他害怕。

十点多钟的时候，父亲的两个侄子来看他，他的呼吸已经变得短而急促，脸像纸一样白，但他仍然用眨眼和摇头来回答了他们的问候。十一点多钟的时候，大哥带着木匠们去加工木头了，这时候，父亲的呼吸停止了，他已经死了，但他的眼睛没有闭上，他还在看。为什么“死不瞑目”？我想，惟一的答案是：他仍然没有放弃他的执着，他是一个那样喜欢活着的人。我目睹了整个过程，那个场景永久地留在我的记忆里，但我不忍描述它。一个星期来，我已经流完了该流的泪水。看他躺在床上孤立无助的样子，被病痛折磨时求救地看着我们的样子，看他双手抓紧了生命不肯放弃的样子，看到死亡临近害怕恐惧的样子。

上万个墓碑整齐划一，像失效的档案停在那里……

我寻到父亲所在的位置

蒋　蓝

我寻到父亲所在的位置，是在山顶上最高的一排墓穴当中。一切都很安静，墓地收拾得很干净，纸屑没有乱飞，方砖墓道整齐而平坦，与我三个月前来时毫无二致。哦，我看见父亲了。

我没有带手绢和纸，用手擦去墓碑上的灰尘。手上有汗，一拂，墓碑就干净了。我模糊的身影印在碑面，俯仰，几乎要倒悬过来，然后又回复到正立的姿态。父亲从六寸大的照片里注视我，照片在烛光里泛黄，又在月华中得到了漂白和澄清。父亲这张照片是他三十九岁时所拍，那时他头发黝黑，平静而清瘦。与如今的我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我的白发已经很多了。

我带来了一本近著《思想存档》，父亲生前最为挂念这书，一年半前就与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但阴差阳错，一再延期。我把书点燃，火把封面舔卷，一点点吃到正文。火焰在亮红中逐渐转蓝，泛白，烟雾的翅膀向两侧摊平，很快把两点烛火压下去了。我看见焰口中的父亲，书在往他脸颊打上火的印记。

我立起身子，火从墓碑下滑，但白月光从火中剥离，伴随我的起立的速度而上升，升至墓碑上沿。我转过身来，几千上万个墓碑在反光，整个山中淌着碎银，在夜风里恒定，沉默。天穹下的山峦，一层层跌宕出去，让大地与最高的星辰融为一体。

我慢慢走下山，回头看看父亲的墓碑，那薄薄的石头，被余火略微放大，像一块铁。上万个墓碑整齐划一，像失效的档案停在那里。我从碑林里穿过，脚下没有一丝声音。那个守门的老头再没有出现，两条狗安静地坐在我的轿车边。我打开车门，狗立即站到大门，一边一个。车灯远处，山林依旧，我回望那山顶，山正退回到阴影的羽翼下。看见一个广阔的水面，月亮倒挂在水里。

我当夜返回成都，心地空空，但平静，什么也想不出来。偶然想到歌德三十一岁时，题在伊尔美瑙的吉息尔汉山山顶的别墅壁上的诗《游子夜歌》。三十年后歌德再登山顶，把壁上题诗的笔迹加深。又过了二十年，歌德最后一次登山看到题诗，自语：“稍待，你也安息。”次年三月，歌德终于安息了。诗的全文是：群峰/一片沉寂，/树梢/微风敛迹，/林中/栖鸟缄默。/稍待/你也安息。记得二十年前我就可以背诵了，老早就觉得这诗无需再读。自己感到有些奇怪的是，现在一默诵，浑身嗖嗖漏气，总有无边的空虚，扑入我体内。

另一种活法

刘同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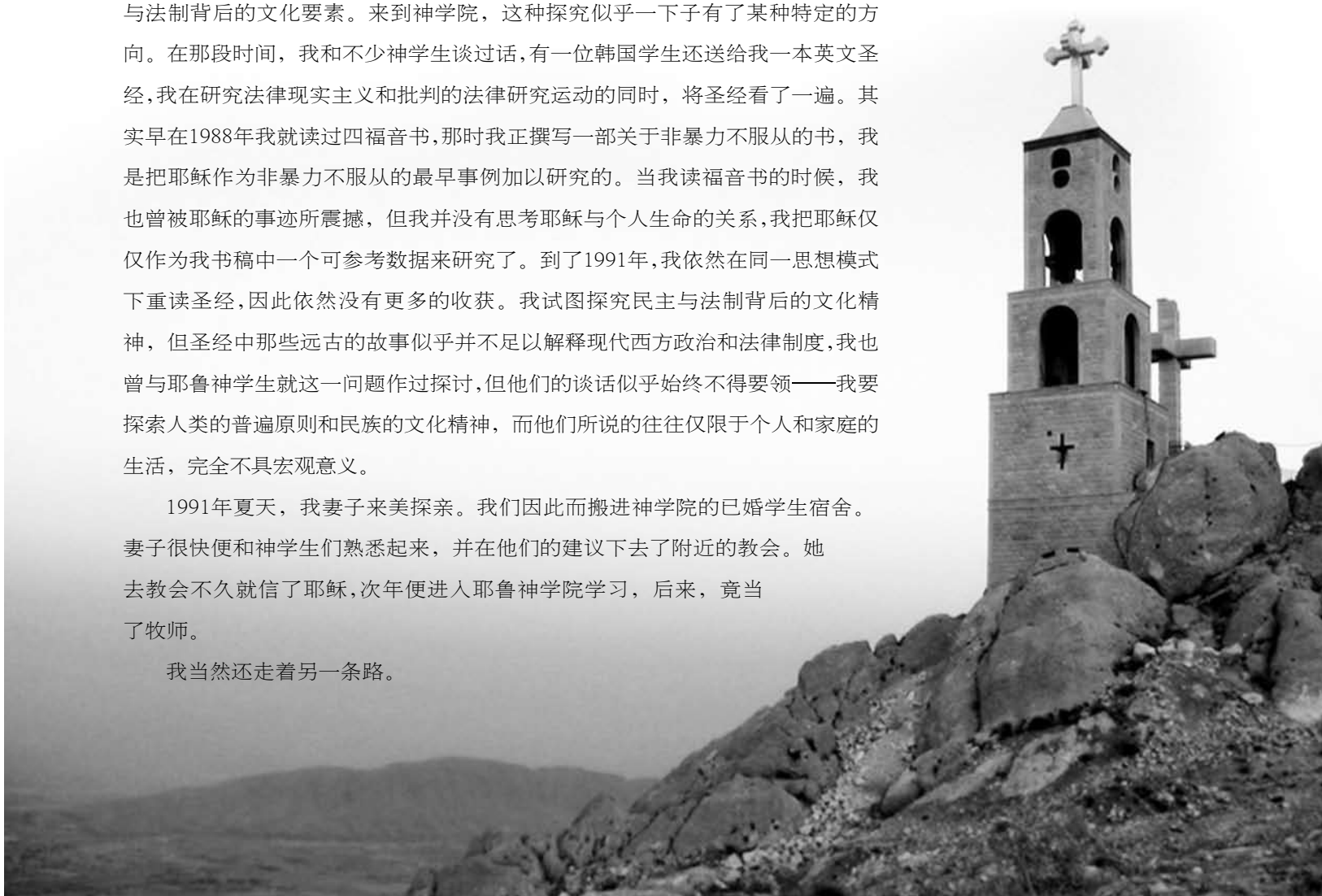
一

1991年我在耶鲁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时，因着一个偶然的机会而住进了耶鲁神学院。神学院的校舍是耶鲁校园里最美的一处，神学院座落在一个小丘上，小丘的名字叫科学山。从山脚开始，依次排列着许多和科学有关的院系，诸如物理系、生物系、林学院等等；而神学院却高居山顶。神学院的礼拜堂就正在小丘的最高处，这其中的象征意义是我日后才悟出的。

我当时正在探索法律和政治背后的文化结构，更确切地说，是在寻找民主与法制背后的文化要素。来到神学院，这种探究似乎一下子有了某种特定的方向。在那段时间，我和不少神学生谈过话，有一位韩国学生还送给我一本英文圣经，我在研究法律现实主义和批判的法律研究运动的同时，将圣经看了一遍。其实早在1988年我就读过四福音书，那时我正撰写一部关于非暴力不服从的书，我是把耶稣作为非暴力不服从的最早事例加以研究的。当我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也曾被耶稣的事迹所震撼，但我并没有思考耶稣与个人生命的关系，我把耶稣仅仅作为我书稿中一个可参考数据来研究了。到了1991年，我依然在同一思想模式下重读圣经，因此依然没有更多的收获。我试图探究民主与法制背后的文化精神，但圣经中那些远古的故事似乎并不足以解释现代西方政治和法律制度，我也曾与耶鲁神学生就这一问题作过探讨，但他们的谈话似乎始终不得要领——我要探索人类的普遍原则和民族的文化精神，而他们所说的往往仅限于个人和家庭的生活，完全不具宏观意义。

1991年夏天，我妻子来美探亲。我们因此而搬进神学院的已婚学生宿舍。妻子很快便和神学生们熟悉起来，并在他们的建议下去了附近的教会。她去教会不久就信了耶稣，次年便进入耶鲁神学院学习，后来，竟当了牧师。

我当然还走着另一条路。



1992年春夏，我先后读了保罗·田立克的《基督教思想史》，《信仰动力学》，《圣经宗教和探索终极实体》。由于这几本书的影响，我开始在理性上接受了上帝。在“终极关怀”之观念的基础上，我承认上帝是我们的主宰。基于喻意释经的态度，我接受圣经为生命指南。我这时的“信”完全是头脑里的观念活动。

这一年秋天，我又阅读了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以及其它一些神学家的著作，我头脑中关于上帝的知识逐步丰富，我自以为搞清了”三位一体”、”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等问题。我还从妻子的神学教课书中了解到洗礼的沿革和性质，在自以为读懂了洗礼意义之后，我于1993年复活节受洗,随后进入耶鲁神学院。我进神学院的首要意图是要把信仰在理性上弄清楚;其次是向别人宣讲真理的冲动（我当时不喜欢“传福音”这个词，认为太俗）。一个文化基督徒关于信仰所能谈的也就是理性，我到神学院去就是要装备我所要宣讲的东西。但进入神学院的第一年，我以理性为基础的信仰竟遭遇巨大挫折。一方面，由于去教会的次数增多，在教会里发现了许多负面的东西。另一方面，在神学院也遇到了几位做人十分差劲的教授和学生。一时间，原来在我理性上黑白分明的信仰突然扭曲了。我申请停学一年，借口是有经济困难,实际真正的原因是我要停下来想一想信仰对我究竟有甚么意义?

二

休学后我心灰意冷,时值深秋,纽黑文街头已落叶萧萧,这景象和我的心境十分吻合。牧师看我闲着,介绍我去给一个美国老人教中文,并特别关照我要喜怒不形于色,因为要跟我学中文的老人不仅年迈,而且病重,我答应了牧师的要求。

老人名叫宾克海姆，上世纪四十年代宾克海姆毕业于耶鲁神学院,毕业后,先去了中国,后来去了欧洲，在外传教四十余年之后,直到年逾七旬才返回美国。在去宾克海姆家的路上,我已经做足了心理准备,我预备面对一个长期的病患，听说他集许多稀奇复杂的病于一身,有的病症连医生也难以诊断,光医生能叫得上名的病就有好几种:脊椎骨病变而导致下肢瘫痪(他的几块脊椎骨因坏死而被挤压得粘在了一起);中风后遗症(几年前他中风过一次,那次中风使他基本失去了语言能力,虽然经过几年的康复治疗,情况有所改善,但他说话依然有障碍)； 麦类食物引起神经方面的异变(几年前,他有次驾车中途忽然失去知觉，被送医院后，医生检查多次，才发觉他不能食用麦类食品，麦类食物会引发他神经系统的病变,轻者会导致休克，重者会危及生命)。想到要面

对这么个重危病人，而且这病人已经八十二岁，我实在很不明白，他为什么还要学中文？

到了宾克海姆家门口，我还是没有来得及举手叩门，就听见屋里传来一阵爽朗的笑声，那是一种由衷的笑声，是一种极富感染力的男人的笑声。我非常惊讶——是谁在病人面前如此开怀大笑？待我推门进去，这才发现那笑声竟然发自坐在轮椅上的一个骨瘦如柴的老人——那就是我的学生老宾克海姆！尽管我已有思想准备，我想到我的学生会十分虚弱，但我还是没有想到他竟然如此瘦弱，在医院之外，我从未见过比他更衰弱的病人！但这个骨瘦如柴的衰弱的病人竟然在轮椅上发出那么富于感染力的笑声！就是这个骨瘦如柴，生命的灯油行将用尽的老人，在接下来的一年中给我上了信仰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课——那是保罗·田立克的神学著作和耶鲁神学院都未曾教过我的。

我每礼拜去给他上一次课，除了一个礼拜一次我在中文课后扶他下楼散步，其余时间他都只独坐在轮椅上待在房间里。但这个困在轮椅上的老人却让我强烈地的感受到一种极为旺盛的生命力！他喜欢笑，喜乐自他的心灵里流出，就是这种自里面流露出来的充满喜乐的生命彻头彻尾地滋润了我！老宾克海姆学习积极性很高，虽年过八十，虽有语言障碍，虽身体极为虚弱，但他还是认认真真地学着中文，因为他看到耶鲁大学来了许多中国学生，老人学汉语的全部动机就是想向中国学生传福音。在给他教授中文的那一年中，我惊奇地发现，在老人瘦弱的身体里有一个比许多健康的年轻人更宽阔的胸怀，每次我去授课，他总向我询问许多外面的事情，甚至和我讨论中国的宗教政策、政治形势、某些国际性的基督教运动、神学院里关于同性恋的问题、欧洲历史、亚洲文化、美洲的政治、非洲的宣教……

课后，宾克海姆常与我在厨房里一起饮用一瓶淡淡的苹果汁，他通常会就几块没有什么味道的米花饼(因为他不能吃麦类食品，那种没有味道的米花病就是他的主食)。那饼在我吃来如同嚼腊，但老宾克海姆却吃得津津有味，甚至一边吃着，一边感谢赞美神。

1995年的一个早春，在新英格兰漫长而多雪的冬季过后，我陪宾克海姆先生到积雪正在消融的院子里漫步，这是他数月来第一次到户外活动。院子的一角有几株类似水仙的黄花悄然开发了，那是早春率先绽放的花朵，宾克海姆一眼就看见了，他如同遇见久别的朋友，扶着助行器急奔而去，到了花前，他低头，细声细语地向它们致以早春的问候。我默默站在一旁，看着花，也看着老人，我想，在这个世界上，能有几人像他这么享受美丽的大自然？我带他散了会儿步，怕他着凉，就把他推回公寓，但刚到公寓门口，宾克海姆先

生就想起来还没有和那些花儿说再见了,便提醒我说:“我们应当去和它们说声‘再见’。”起初我不知道他要和谁说再见,但只楞了一下就明白了过来。

一天下午,凝视着窗前院内披着夕阳的草木,宾克海姆先生对我说:“我不喜欢别人的怜悯,因为我并不需要怜悯。上帝看顾我,我很幸福。得病以前,我是一个自负的人。因为自负,我无法与最亲密的人保持关系。病后,上帝开我的眼睛,让我从不同的角度看人看事,对许多事情豁然开朗。我明白许多从前不明白的道理。我感谢上帝,领我来到这新境界,让我享受许多以前忽略的事物。我渐渐变得谦恭起来,与人的关系获得改善。现在我比从前幸福多了。”

宾克海姆先生因健康原因,很少参加教会星期日的礼拜(他的健康条件,只允许他在天气良好情况下于户外逗留很短时间)。但是,我从未见过一个人像他那样自然地与上帝连接——上帝就在他的生命中。他与上帝的关系是他生命中最主要的内容。他常与上帝会面。他说:“上帝并不要高堂大殿。他要住在我们心中。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我真正接受上帝,他就与我们同在。”

一年过去,宾克海姆先生要移居另外一城。我所教授的中文课也就此结束。实际上,一年来,我没有教会宾克海姆先生多少东西。反倒是他教会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课:如何生活,如何从上帝那里领受生命。更确切地说,耶稣基督藉这位老人,触摸了我的生命。上帝的火焰从这老人燃烧着的生命,点燃了我黑暗的生命。上帝的话,对我不再仅是知识,乃是生命。耶稣基督不再是远古历史上曾经划过尘世夜空中的一颗流星,我在宾克海姆先生燃烧着的火焰中看到了他。

1995年9月宾克海姆去世了,我参加了他的葬礼,在安息礼拜上,宾克海姆的一个朋友给我讲述了老人最后一个精彩的故事:

在去世前几个礼拜,宾克海姆给这个朋友打电话,他们聊了一会儿,宾克海姆如谈家事般地告诉地:“我快要回到天父那里去了。”这个朋友很惊讶,问他怎会知道?宾克海姆说:“因为我感觉一种喜乐与期待,就好象小时候在圣诞前夕期待圣诞节到来一样。”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宾克海姆。从他身上我看到了耶稣基督的生命——不是神学著作中的一个抽象概念,而是活生生地活在他生命里面的那个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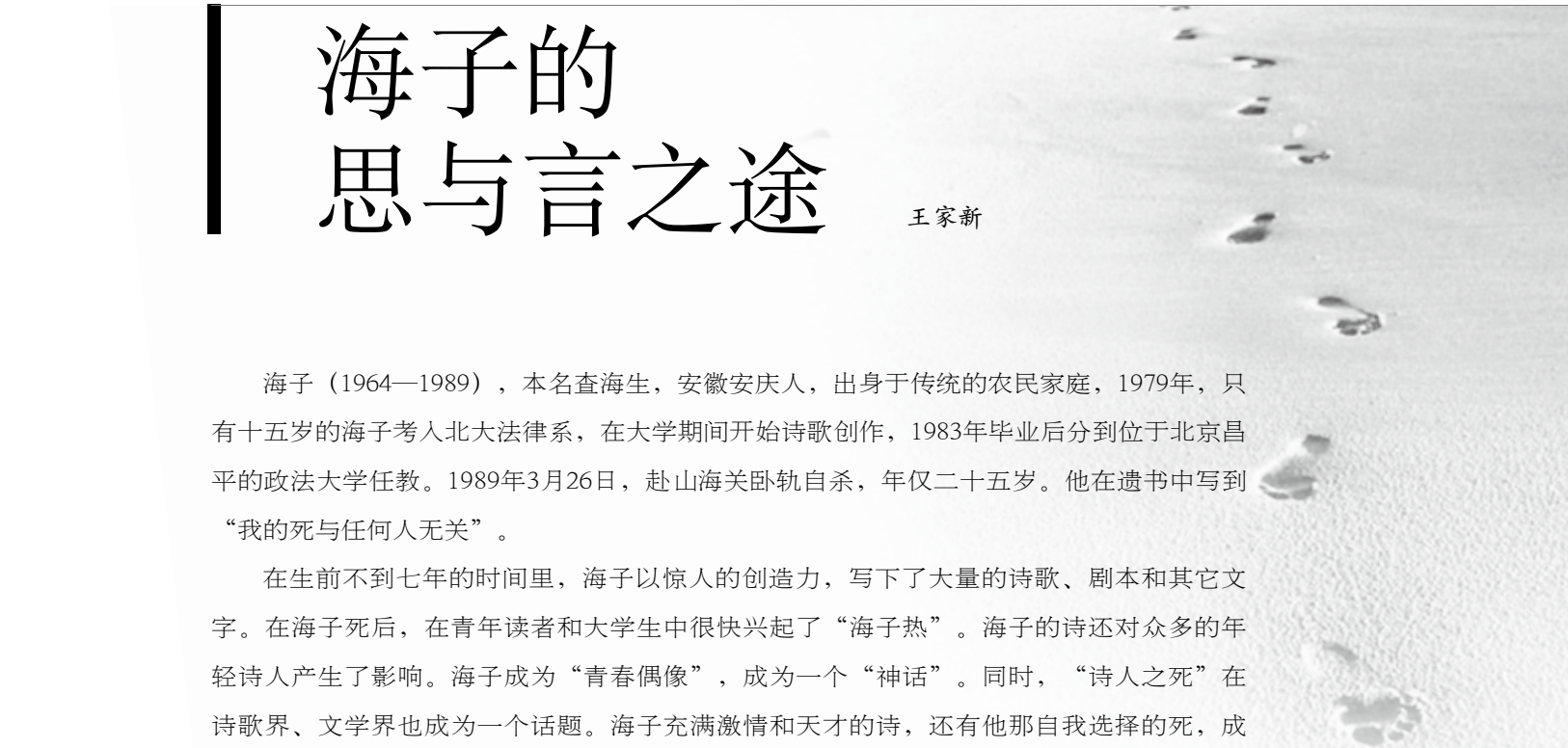
信仰就是活着。

但信仰是另一种活法。

(宁子根据刘同苏《黑暗中的光芒》和《信仰就是活着》整理)

海子的思与言之途

王家新



海子（1964—1989），本名查海生，安徽安庆人，出身于传统的农民家庭，1979年，只有十五岁的海子考入北大法律系，在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创作，1983年毕业后分到位于北京昌平的政法大学任教。1989年3月26日，赴山海关卧轨自杀，年仅二十五岁。他在遗书中写到“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

在生前不到七年的时间里，海子以惊人的创造力，写下了大量的诗歌、剧本和其它文字。在海子死后，在青年读者和大学生中很快兴起了“海子热”。海子的诗还对众多的年轻诗人产生了影响。海子成为“青春偶像”，成为一个“神话”。同时，“诗人之死”在诗歌界、文学界也成为一个话题。海子充满激情和天才的诗，还有他那自我选择的死，成为一个谜。

因为海子那些书写麦地的诗篇，海子死后很快被人们称为“麦地诗人”（还有人称他为一个叶赛宁式的“最后的浪漫主义乡村抒情诗人”）。的确，海子的诗中出现最多的就是麦子和麦地，麦子的光芒在他的语言中闪耀。海子，正如有人所说，正是通过麦地“找到了自身生命与大地的对应关系。”❶

但如果我们的感受仅仅停留于此，我们还不能进入到海子诗歌的本质层面，也无法理解他在后来的诗中所体现的惊人进展和深化。

海子并不是一个表面意义上的乡村诗意的描绘者。这首先是一个从生命的内部来承担诗歌的诗人。这正如他自己所表白：“对我来说，四季循环不仅是一种外界景色，土地景色和故乡景色。更主要是一种内心冲突、对话与和解。”❷也可以说，使他走向诗歌并被诗歌紧紧抓住的，首先是他生命内部的那些最内在的痛苦和孤独。

此外，也许更重要的是，海子的诗还需要放在他那个时代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特有的精神和文化氛围下来读解。八十年代是一个荒凉的、从漫漫长夜中醒来的时代，是一个富有诗的冲动和精神诉求的时代，是一个在文革的废墟上重新为生存寻找根基的时代。海子的诗正是这样一个时代的产物，他把它的痛苦和寻求，把它的精神冲动和诗歌狂热都体现到一种令人惊异的程度。这就是诗歌界许多人都讲过的一句话：八十年代（的诗）到海子为止。

正是在这样一个深切意识到自身贫乏的时代，里尔克、荷尔德林、海德格尔的诗与思找

到了海子那一代人。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海子被“选中”，成为一个以诗为生命和全部信仰的诗人，一个不惜代价进入到存在的本质层面进行追问的诗人。因此他的诗，虽然从多方面来看，都出自他自幼所接受的“农耕文明”的养育，但却和传统的诗意有了质的区别。即使他的土地诗篇，也正如他自己所说“与危机的意识并存”，[3]它已由叶赛宁式的乡村抒情转向了现时代意义上的思与诗，它融合了生命的苦痛、对贫乏的意识和一种信仰冲动：

麦子
别人看见你，觉得你温暖，美丽
我则站在你痛苦质问的中心
被你灼伤
我站在太阳，痛苦的芒上
——《答复》

这就是海子的诗歌自白。不进入这个“痛苦质问的中心”，海子就无法把他的“麦子”变成中国的“向日葵”。

正因为如此，所以海子最终会在世界上的所有诗人中挑选了荷尔德林。[4]在他离世前不久写下的诗学绝笔《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中，他这样写到：“荷尔德林创作的自由节奏颂歌体诗，有着无人企及的令人神往的光辉和美，虽然我读到的只是其中几首，我就永远爱上了荷尔德林的诗和荷尔德林。”

正因为荷尔德林这样的先驱，海子“流着泪迎接朝霞”，进入了另一重境界。在他最后留下的那一批诗篇中，他不仅完全摆脱了对乡村诗意的表面化的迷恋，也从在这之前的对“史诗”或“大诗”的狂热中摆脱了出来，“热爱风景的抒情诗人走进了宇宙的神殿。风景进入了大自然，自我进入了生命”（《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而且，姑且如是说，在死亡的召唤下，他愈来愈深入地进入到了他精神内部的那些艰难命题之中。这使他的诗带上了一种中国诗歌中很少出现的令人颤栗的诗性力量。

的确，荷尔德林的存在对于海子是一个标志。他从他那里不仅感到了“令人神往的光辉和美”，同时也深切感到了时代的贫乏和神的缺席，感到了自身文化传统中致命的匮乏。他在《太阳》一诗中这样痛切地说“汉族的铁匠打出的铁柜中装满不能呼唤的语言”。他在《土地》一诗中还这样写到：“神祇从四方而来，往八方而去/经过这座村庄后杳无音信”。有的学者敏锐地揭示了其隐喻意义，说这个村庄“它的名字叫中国”，在这样一个村庄里：“‘神’早早被悬置起来，括进括号，虽然人们不时走到人的边缘与神照面”；“汉语世界是一个‘天地人’的三维世界，在此，没有神的容身之地。”[5]

这一切，构成了海子中后期诗歌的最主要的精神背景。这一切，加深了他的孤独和绝望，但也加倍地激起了他燃烧自己，以诗来燃起生命的圣火的意志和决心。在对自身文化传统进行追问的同时（“一只空杯子内的父亲啊/内心的鞭子将我们绑在一起抽打”，《八月之杯》），他曾全力以赴他心目中的“真正的史诗”，这就是他作于1985—1988年间的七部长诗《太阳·七部书》。在八十年代那种特有的“意义重建”的时代

精神氛围下，这不仅是一次属于他个人的对“伟大的诗歌”的壮烈冲刺，它体现了那个时代最令人惊异、最“疯狂”的诗歌冲动。

对海子的这些长诗（它们其中有些并未完成），人们一直有着不同的评价。海子本人对它们的态度可能也比较矛盾，一方面他认为他能“留下来”的就是这部心血浇铸的力作，另一方面，他也有某种失败感或无力之感，他甚至想将其中的《太阳·断头篇》毁掉。高度评价《太阳·七部书》的，是骆一禾这位现代诗歌的义士。而一禾之所以如此，除了其它的原因外，也正在于他怀有与海子相呼应的宏伟壮烈的诗歌抱负。

这里不拟对海子的长诗进行具体评价。我想说的是，《太阳·七部书》（包括海子阐述他这种诗歌抱负的《诗学：一份提纲》），不仅是海子，也是一个不复再现的诗歌时代留给我们的一份重要遗产。我们不可能绕开它们。虽然它们过于庞杂，有不少章节和句子也显得过于空洞，它们却是一次真正惊人的诗歌迸发；或者说，虽然在今天看来它们缺乏应有的艺术限度意识，它所显示的诗歌抱负过于虚妄，它们让诗歌承载了过多的思想、精神和文化的东西，但这就是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做出这样追求的远不止是海子一人，在他之前，有杨炼、江河的影响一时的现代史诗，在他同时代诗人中，有四川诸诗人的文化大诗，在他身边的朋友中，有骆一禾的《世界的血》和西川的《远游》。的确，这是一个如欧阳江河所说的“除了伟大别无选择”[6]的诗歌时代。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那个时代借海子的手写下了这部《太阳·七部书》。

但在我看来，真正让海子不朽、并具备了“经典”意义的，是他“史诗之后”也即在他死前的那一年内写出的一批抒情诗。而这有赖于他从在这之前的“燃烧”和“冲刺”状态走出。作于1985——1988年6月1日的《太阳·诗剧》的开头和结尾都是这样一句诗：“我走到了人类的尽头”。而“走到了人类的尽头”的诗人“忍受着烈火/也忍受着灰烬”。正是在这种对“灰烬”的忍受中，海子日趋生命和诗歌的奥义。这使他不再从个人的雄心中讲话，而是让“思”走向他自己。[7]他也不再是那个在他以前的诗中频频出现的“王”了，而是一位忍受着他自己的泪水和孤寂的诗歌赤子，一位无限变小了的、最终被“他的神”所收留的孩子。

也可以说，正是在对“灰烬”的忍受中，海子晚期诗中的诗性最终达到了一种如海德格尔所说的“澄明”。

1988年暑期的一次远游——青藏之行，对海子最后的创作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他的一批最为个人化、最优异的诗篇都是在此期间以及他从这次远游中回到北京昌平后写下的，如《日记》（1988年7月25日火车经德令哈）、《花儿为什么这样红》（1988年11月20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1989年1月13日）、《最后一夜和第一日的献诗》（1989年1月16日草稿，同月24日改）、（《黑夜的献诗——献给黑夜的女儿》）（1989年2月2日）、《黎明·之二》（1989年2月22日）、《四姐妹》（1989年2月23日）、《春天，十个海子》（1989年3月14日）。除了这些诗篇，还要包括他的诗学绝笔《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1988年11月16日）。

正是这些诗篇使海子从他的灰烬中永生。这些不朽的诗篇，不仅是一个诗人的天赋、也是一个时代的“诗性”的最深刻感人、也最令人惊异的表达：

一夜之间，草原如此深厚，如此神秘，如此遥远
我断送了自己的一生
在北方悲伤的黄昏的原野

这是《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结尾。读它时，真如海子自己的诗所说“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日记》）。一夜之间，草原和土地——那生存的根基、上苍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赠与，已变得是如此深厚、神秘，而且——如此遥远！这里，诗人表达的已不仅是他个人的最深切的绝望，它带出了一个时代的哀音。

然而，用海德格尔的语言来表述，正是这种不在，使诗人听从了“在”的至高无上的吩咐。我曾在另一篇文章中专门解读过《最后一夜和第一日的献诗》，这是海子最令人惊异的诗篇之一。它体现了一个经历了至深悲伤与绝望的人、一个带着他自己的全部精神突围和创痛“走到人类的尽头”的诗人对神明启示的静候。该诗的结尾是：“今夜　九十九座雪山高出天堂/使我彻夜难眠”。天堂高不可问，而这九十九座无言的雪山甚至高出了天堂。对此，我们只能和诗人一起颤栗无言。

海子的这首诗，还使我们联想到柳宗元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江雪》）。柳宗元的这首名诗，有一种外在的空旷和内在的寂静。它那“独钓寒江雪”的意境也透出了一种澄彻、孤绝的生命意识，只不过在这里没有神明的参与，也没有对“神性”、对更伟大的精神事物的感应。而在海子这首诗中，诗人在“人类的尽头”独自面对他的人生、他的伤痛、他的岩石上寂寞的黑夜、还有他那无言的神。这是他的“最后一夜”，其寒冷和哀伤都到了一个极限，但也是他的曙光即将升起的“第一日”。他的“死”和“复活”就这样神秘地联系在一起。

“最后一夜”与“第一日”，海子最后抵达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决定性的临界点。一种灵魂的乡愁把他带到了这里，然而，似乎还有另一种超出了个人的力量在把他往回拉。这就需要来看那首著名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首诗虽然并不属于海子最优秀的诗作，但它对我们了解海子这样的诗人必不可少。它的意义，也不仅在于它显示了一个诗人的内在矛盾和决断。该诗一开始就表达了诗人“从明天起”改变自己生活的强烈意愿，这样的要回到热气腾腾的世俗生活的意愿让一般读者深感温暖、亲切，但我想只有很少的读者才会留意到诗的最后诗人以“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样的语气所做出的最终的抉择。的确，这样一个结尾来得有些突然，但却显出了诗人的“底色”。纵然在这首诗中诗人有着强烈真实的对人间幸福的憧憬，但他对诗歌的圣徒般的追求，却是很难与这一切共存的。也可以说，他肯定了世俗的幸福，以他对生命和人性的全部体验，他也充分理解了它对人们的意义，所以他要为之祝福。只不过这种祝福，读到最后我们也明白了，是他在前往“大海”的路上对人们的祝福。他最终还是“不可救药”的。对这个“远方的忠诚的儿子/和物质的短暂情人”（《祖国，或以梦为马》）来说，他把祝愿留给了世上的人们，而他知道他自己既不可能获得这一切也不可能安心于这一切。因此他的目光再次朝向了大海。他最终要把自己献给的，仍是那种遗世独立的诗歌理想。

耐人寻味的还有诗中的一个短句：“幸福的闪电”。这个意象构成了这首诗隐秘的内核，甚至透出了海子整个诗歌世界的奥秘。一般人也许只有一个世界，即世俗生活的世界，但“幸福的闪电”这一隐喻却提示了还有着另一个世界。海子就生活在这两个世界之间。里尔克有诗云“因为生活和伟大作品之间　/总存在着某种古老的敌意”（《挽歌：为一位女友而作》）；叶芝也这样写到“是生活的完美还是工作的完美，一个艺

术家必须做出抉择”（《选择》）。海子一定熟知这些诗句。他最终选择了“工作的完美”，选择了自我牺牲，选择了以全部生命来承担一部“伟大作品”的命运。

中国历代诗歌中，自屈原以来，“入世”与“出世”之间的矛盾也一直存在着。在苏轼的《水调歌头》中，诗人在中秋“大醉”之后，在壮志难酬、命运多艰的心境下把酒问天，一时间顿生“我欲乘风归去”的出世之想；请注意，这里用的是“归去”而不是“离去”，这意味着在诗人看来他本来就是从另一世界来的！但是，“归去”是不可能的，他注定要留在这个尘世中承受。在沉痛和无奈中，他唯一能做的，是留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样的祝愿。

从海子的这首诗尤其是诗的最后部分，我们显然也听到了这种古老的回音，也隐含着这样的两难。不过，比起那些“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诗魂们，海子更多了些“独自前往”的勇气。他跨越了一个宿命般的临界点，义无反顾地把一种灵魂的乡愁和信仰冲动带入了一个贫乏时代的诗与言中。他的诗，在“最后一夜”与“第一日”之间，在本土文化困境与召唤着他的一切之间，带上了一种精神突围的意义。他的诗，构成了中国诗歌史上最罕见的一道景观。

现在，我们再回到麦子与麦地。我们看到，在海子“史诗以后”的诗中，麦子与麦地依然多次出现，但它们已和“昨天”的麦子与麦地不可同日而语了，请看海子临死前一个月零三天写下的《四姐妹》：

荒凉的山岗上站着四姐妹
所有的风只向她们吹
所有的日子都为她们破碎

空气中的一颗麦子
高举到我的头顶上
我身在这荒芜的山岗
怀念我空空的房间，落满灰尘
……

在“人类的尽头”，海子只剩下“空气中的一颗麦子”了。这就是他的所有。他也不需要更多。这是他的“绝望的麦子”，但也超出了绝望。这就是“昨天的大雪，今天的雨水，明日的粮食与灰烬。”

他写的是他生活中的致命性的缺席，但我们读来又分明感到一种精神的“在场”。他的全部痛苦和灵魂本身的颤栗，就化为这样一颗空气中的麦子。

海子的诗，岂止是诗！他带来的是我们生命中和我们这种文化环境中最缺乏的东西。

令人寻思的还有“高举”这样一个动词。是谁把“空气中的一颗麦子”高举到诗人头上？是诗人自己，还是一只看不见的手，甚或是“空气中的一颗麦子”自身？

麦子，这喂养了一代代中国人的食物，最终成为某种圣物，成为贫苦人的宗教。麦子，在一阵借助于荷尔德林和凡高的神性的风中升起，刮来，写下了一个叫另一个叫做海子的诗人。

最后，我们来看海子生前最后留下的诗篇之一《黑夜的献诗——献给黑夜的女儿》，它写于1989年2月2日。就在海子死前大半个月，我们还见过面，那大概是在三月上旬。见面时海子对我谈到在这之前他回安庆老家过春节期间的一个发现：黑暗不是从别处，是傍晚从麦地里升起来的。但在当时，我并没有怎么留意于他这个“发现”，直到后来我读到他这首诗，我才如梦初醒般地理解了一切！现在，我们来读这首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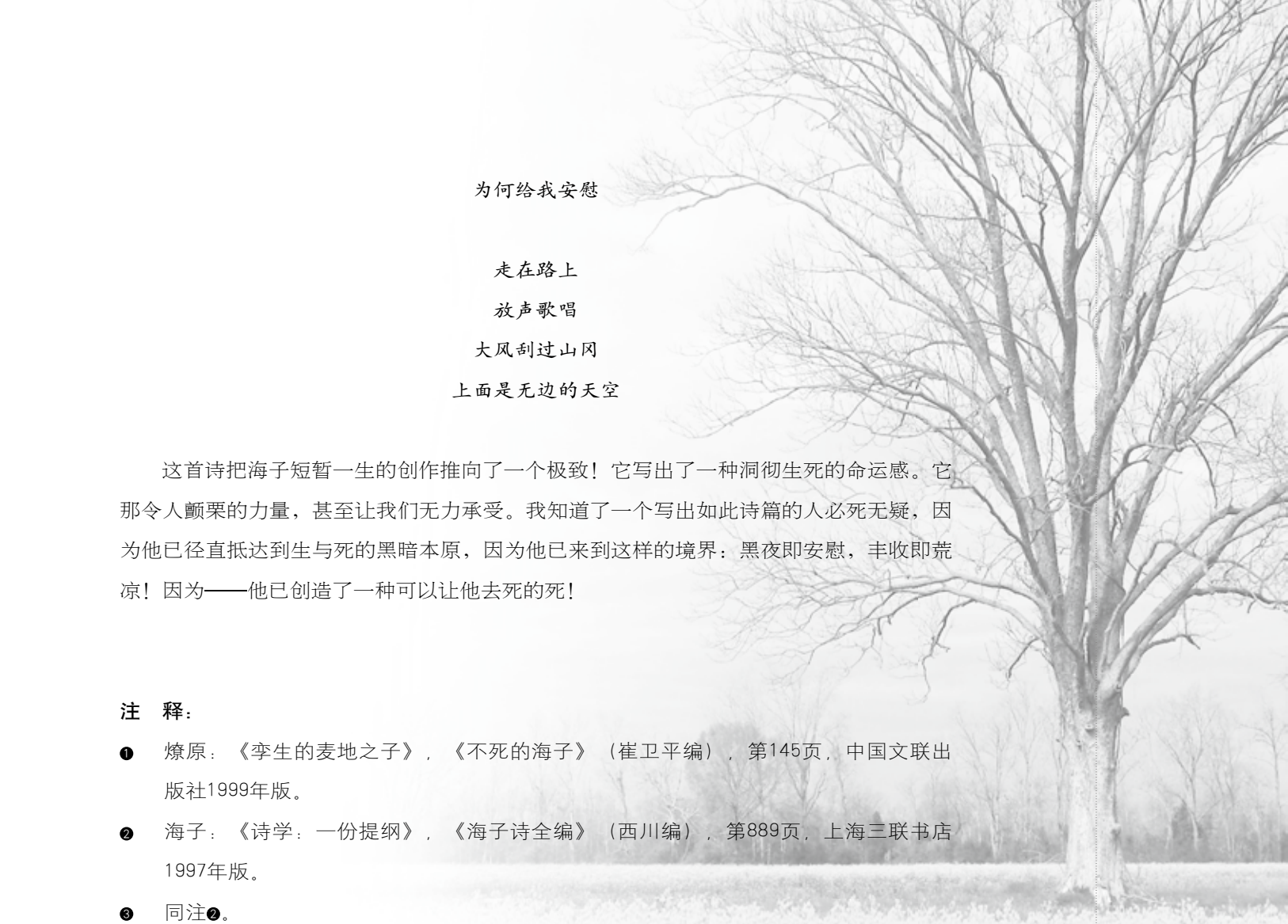
黑夜从大地上升起
遮住了光明的天空
丰收后荒凉的大地
黑夜从你内部上升

你从远方来，我到远方去
遥远的路程经过这里
天空一无所有
为何给我安慰

丰收之后荒凉的大地
人们取走了一年的收成
取走了粮食骑走了马
留在地里的人，埋得很深

草权闪闪发亮，稻草堆在火上
稻谷堆在黑暗的谷仓
谷仓中太暗，太寂静，太丰收
也太荒凉，我在丰收中看到了阎王的眼睛

黑雨滴一样的鸟群
从黄昏飞入黑夜
黑夜一无所有



为何给我安慰

走在路上
放声歌唱
大风刮过山冈
上面是无边的天空

这首诗把海子短暂一生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极致！它写出了一种洞彻生死的命运感。它那令人颤栗的力量，甚至让我们无力承受。我知道了一个写出如此诗篇的人必死无疑，因为他已径直抵达到生与死的黑暗本原，因为他已来到这样的境界：黑夜即安慰，丰收即荒凉！因为——他已创造了一种可以让他去死的死！

注　释：

❶ 燎原：《孪生的麦地之子》，《不死的海子》（崔卫平编），第145页，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

❷ 海子：《诗学：一份提纲》，《海子诗全编》（西川编），第889页，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

❸ 同注❷。

❹ 1988年10月下旬，本人应《世界文学》之邀，为其“中国诗人谈外国诗”栏目组稿，我首先联系了西川和海子，海子不久即从昌平寄来《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写作时间是1988年11月16日），该文原文发表于《世界文学》（双月刊）1989年第2期。

❺ 余虹：《神·语·诗——读海子及其它》，《不死的海子》（崔卫平编），第114—115页，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

❻ 欧阳江河：诗选前言，《中国当代实验诗选》（唐晓渡　王家新编），第132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❼ 这里借用了海德格尔的著名短句：“我们从未走向思。思走向我们。”见海德格尔《诗·语言·思》（彭富春译），第16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

面对荒凉，何以超越

——海子诗歌超越精神省思

齐宏伟

奥地利诗人里尔克（1875—1926）说：“请你走向内心。探索那叫你写的缘由，考察它的根是不是盘在你心的深处；你要坦白承认，万一你写不出来，是不是必得因此死去。这是最重要的：在夜深人静的时刻问问自己：我必须写吗？你要在自身内挖掘一个深的答复。”❶

那真正“在自身内挖掘一个深的答复”的中国诗人出现了，他之所以写诗是因为万一写不出来，就“必得因此死去”。他真因此死去。

这位诗人就是海子（1964－1989）。

他说到诗歌，“她不在修辞中做窝……她是安静的，有她自己的呼吸。”❷所以，海子诗歌最大的特点就是其质朴无华，正如他说的，痛苦深了，诗就短了，每一行就像一道闪电，或一把匕首，准确击中你的心。这并不是不要技巧，而是一种不追求技巧的大技巧。这和里尔克对艺术境界的理解是相通的，这也使海子脱离了一切宏大无我之魂，执着地追求着关于人类，关于宇宙，关于生存的艺术境界。因为他认为“真正的艺术家在‘人类生活’之外展示了另一种‘宇宙的生活’（生存）。”❸

中国诗歌从海子开始终于不再走“诗言志”的传统诗路，❹而真正从生存论意义上开始以诗歌袒露个我心魂，脱离“情景交融”、“天人合一”之旧轨，呈现出“情景破碎”、“天人断裂”的荒凉境界。

这正是中国诗歌一次优美的抒情转向。

深味荒凉

第一次接触到海子的诗歌，是在一位朋友那边，读的是海子的短诗《答复》，读之前并不知道是谁写的，心却立刻被那些诗句刺痛了，几乎过目不忘：

麦地

别人看见你

觉得你温暖，美丽

我则站在你痛苦质问的中心
被你灼伤
我站在太阳痛苦的芒上

麦地
神秘的质问者啊

当我痛苦地站在你的面前
你不能说我一无所有
你不能说我两手空空

麦地啊，人类的痛苦
是他放射的诗歌和光芒！

仿佛自己的心灵也遇到麦地这神秘的质问，而麦地这“神秘的质问者”正像生存本身在发问。庄严美丽的存在借助麦地展开，绵延不断；长长的麦芒和太阳的光芒交相辉映，太阳也成为那辽阔铺排的焦点，铺满整个天空。在天空和大地的交相辉映中，存在出场了，对人类心灵拷问。天空的温暖和大地的神秘如此动人地组合，越发衬托出现实的荒凉和人类的虚无。麦地的温暖美丽和诗人的荒凉痛苦形成尖锐对比，以致这种对比本身就是“有意味的形式”：诗人啊，和我的温暖、美丽、饱满相比，你到我这里来为何一无所有、两手空空？这一刻，太阳在写诗，麦地在写诗，存在在写诗。惟独远离大地的诗人不写诗。因为饱满的生存、丰满的收获本身是诗。没有成熟的存在，就没有成熟的诗歌。太阳存在，麦地存在，存在存在，惟独人不存在。心灵若没有成长、收获，面对存在的庄严、饱满，人会空虚迷惘，人会痛苦惆怅。质朴无华的麦地和太阳剥去了人的矫饰和伪装，让人单独面对存在，才发现自己辜负了大地、空气和阳光。

然而，在这首诗中诗人答复说：不，我们人类没有辜负，在这个时刻我们也有自己的收获，那就是痛苦。对于人类来说，痛苦才是人类自己的诗歌，惟一的诗歌。在存在的质问面前，我们只有苍凉。这才是我们人类生存的真相。凡昧于这真相者，无论说得多么动听，都不是艺术，而是修辞。艺术的本质和修辞无关，而和生存的真相坦露为灵魂的语言有关。

西藏的村庄/神秘的村庄/忧伤的村庄/你躺倒在路上/你不姓李也不姓王/你嫁给的男人/脾气怎么样/神秘的村庄/忧伤的村庄/你生了几个儿子/有哪些闺女已嫁到远方/神秘的村庄

/忧伤的村庄/

当经幡吹响/你多像无人居住的村庄/当经幡五颜六色如我受伤的头发迎风飘扬/你多像无人居住的村庄/当藏族老乡亲在屋顶下酣睡/你多像无人居住的村庄/你周围的土墙画满慈祥的佛像/你多像无人居住的村庄（《云朵》）

“西藏的村庄”就像上首诗中的麦地一样，成为提出“神秘”、“忧伤”的存在本身，从文化的遮蔽中撕裂开来，“不姓李也不姓王”，而就是神秘的存在本身，来质问人类荒凉的心灵。仿佛那神秘的存在，化成云朵，化成村庄，把人类的空虚映照出来。人类的文明多么脆弱，人类的居住多么空洞，惟有沉睡和膜拜那么真实，是人类呈献出来的苍凉。

于是，诗歌在海子那里成为一种疼痛，一种虚假的文化性存在与真实的生存本身割裂的痛楚，灵魂与肉体拉扯中的疼痛。海子不断走向麦地和西藏，走向荒芜和边缘，以此拷问城市文明和宏大价值，甚至拷问文化本身，他的诗歌要把灵魂从虚假的大我之魂中撕扯出来，诗成为灵魂在撕扯过程中的尖叫。海子的诗歌是尖叫，呼唤我们从肉身的沉沦和文化的假魂中醒过来一起去面对存在的拷问，也一起出发去询问：那神秘而又忧伤的存在到底是什么？

体验虚无

生存无须洞察，
大地自己呈现
用幸福也用痛苦
来重建家乡的屋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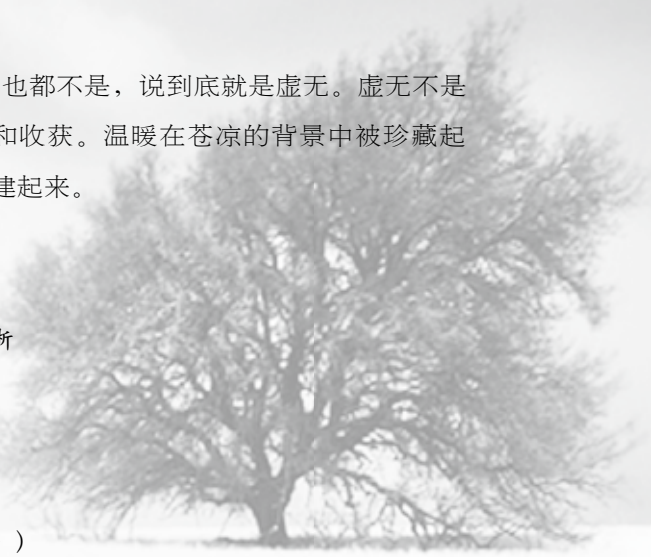
放弃沉思和智能
如果不能带来麦粒
请对诚实的大地
保持缄默和你那幽暗的本性
（《重建家园》）

这神秘而忧伤的存在不靠“洞察”，而是大地自己“呈现”。伴随着人类的“幸福”和“痛苦”，在大地上筑居。有时候，文化是一种遮蔽，只有把文化的遮蔽揭开，放弃“沉思和

智能”等理性手段，用诚实的心灵，用对生活的实践和热情，才能在沉默中，在“保持缄默”中，领会到存在的丰盈，反观人类那“幽暗的本性”。

而大地呈现出的是什么？房屋吗？旷野吗？都是，也都不是，说到底就是虚无。虚无不是空虚，而是一种召唤，要求人类的创造、耕种、筑居和收获。温暖在苍凉的背景中被珍藏起来。一种新的没有遮蔽的灵魂在深沉反省幽暗本性后重建起来。

于是——



八月逝去山峦清晰
河水平滑起伏
此刻才见天空
天空高过往日
（海子《八月之杯》）

原来，这份存在一直存在，就像海子诗歌中的“天空”。不过，人类一直没有注意，只有在心灵重返虚无，在面对存在之时，在时间的流中伫立凝望，才骤见那“天空”，这“此刻才见”的“天空”，已不同于以往的天空，这“天空”“高过往日”。就像法国艺术大师罗丹（1840–1917）说他自己每天散步，都没有看见天，直到有一天他看见了“天”。

筑居的渴望是因为荒凉和幽暗，房屋能抗衡那旷野的荒芜吗？

黑夜从大地上升起
遮住了光明的天空
丰收之后荒凉的大地
黑夜从你内部上升

你从远方来，我到远方去
遥远的路程经过这里
天空一无所有
为何给我安慰

丰收之后荒凉的大地
人们取走了一年的收成
取走了粮食骑走了马

留在地里的人，埋得很深

草权闪闪发光，稻草堆在火上
稻谷堆在黑暗的谷仓
谷仓中太黑暗，太寂静，太丰收
也太荒凉，我在丰收中看到了阎王的眼睛

黑雨滴一样的鸟群
从黄昏飞入黑夜
黑夜一无所有
为何给我安慰

走在路上
放声歌唱
大风刮过山冈
上面是无边的天空
（《黑夜的献诗》）

这首诗更为深刻。《答复》一诗中毕竟还有丰收，而这首诗里的丰收却藏着苍凉和死亡，现实被撕裂，在某个生存的瞬间，虚无和死亡凸现出来，犹如闪电照亮无法照亮的黑暗。这黑暗单单来自现实吗？不也来自生存深处？而这里所写现实的荒凉，实际上是某种价值被消解后面对“原大地”的荒凉。人在不断漂泊，从远方到远方，这也是生的苍凉；在不断索取中，大地被榨干，人也被榨干，这份黑暗就从大地深处升起，从人性深处升起。浓重的黑暗与虚无淹没了丰收、淹没了鸟群，人类惟一的安慰就是一无安慰，人类苍茫的歌声被风刮跑了，“上边是无边的天空”。

记不得哪位诗人说过了，一想到在漆黑的大海深处有一条黑色的大鱼，就给我们安慰。毕竟，“无”也代表了无限的可能性，一无所有的“黑夜”，反而“给我安慰”。诗人在诗歌中问为什么，奥秘就在于“无”中。

鲁迅从“立人”精神和生命意识出发看到了中国文化传统在生命个体价值论上的虚无，海子却从揭露文明的遮蔽和直面存在出发看到了人本身在价值论上的虚无。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子摆脱了鲁迅的启蒙意识和国民性批判思维，看到了生存之“无”，从而和德国诗人荷尔德林（1770－1843）的精神资源有相近之处，两位诗人

都开始歌唱人类之痛，昭示灵魂和神圣缺场的痛苦，而非转身高蹈徜徉或者归田园居。

饶有趣味的是，同样谈东晋诗人陶渊明（365？－427）的归隐，鲁迅是通过找陶渊明所写金刚怒目式诗歌并揶揄说有钱方可有闲来否定归隐精神，并从道家“无为无不为”找到“无为”沦落为“不为”的根源，在小说《出关》中更是大肆嘲讽老子，并送这位老人家出关了事；而海子呢，他提到“我恨东方诗人的文人气质。他们苍白孱弱，自以为是。他们隐藏和陶醉于自己的趣味之中。他们把一切都变成趣味，这是最令我难以忍受的。比如说，陶渊明和梭罗（1817－1962）同时归隐山水，但陶重趣味，梭罗却要对自己的生命和存在本身表示极大的珍惜和关注。这就是我的诗歌理想，应抛弃文人趣味，直接关注生命存在本身。这是中国诗歌的自新之路。”[5]

海子自己明确地说：“我不想成为一个抒情诗人，或一位戏剧诗人，甚至不想成为一名史诗诗人，我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的结合，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6]这才使得中国诗歌有了真正的抒情，而非海子不喜欢的传统的言志与抒情。

不过，若人类在宇宙中根本就处于无根状态，诗和真理的合一谈何容易？所以，诗人海子和荷尔德林都在这个贫困的时代暗夜中忧伤孤独，彻夜难眠，起来走遍大地：

今夜你的黑头发
是岩石上寂寞的黑夜
牧羊人用雪白的羊群
填满飞机场周围的黑暗

黑夜比我更早睡去
黑夜是神的伤口
你是我的伤口
羊群和花朵也是岩石的伤口

雪山用大雪填满飞机场周围的黑暗
雪山女神吃的是野兽穿的是鲜花
今夜九十九座雪山高出天堂
使我彻夜难眠
（《最后一夜和第一日的献诗》）

再也没有天人合一的高蹈和自我欺骗的安慰。黑夜所昭示的无价值，成为价值缺场的伤口，茫茫大雪要来“填满”注定填不满的“黑暗”。高高的雪山带有了神性因素，来揭示现实中天堂价值阙如。诗人因此才

“彻夜难眠”，心中忧伤。

这一夜真成为“最后一夜”，这首诗歌也成为展示某种新价值的“第一日的献诗”。

只是，灵魂醒来找到了自己的语言，却把自己向什么献出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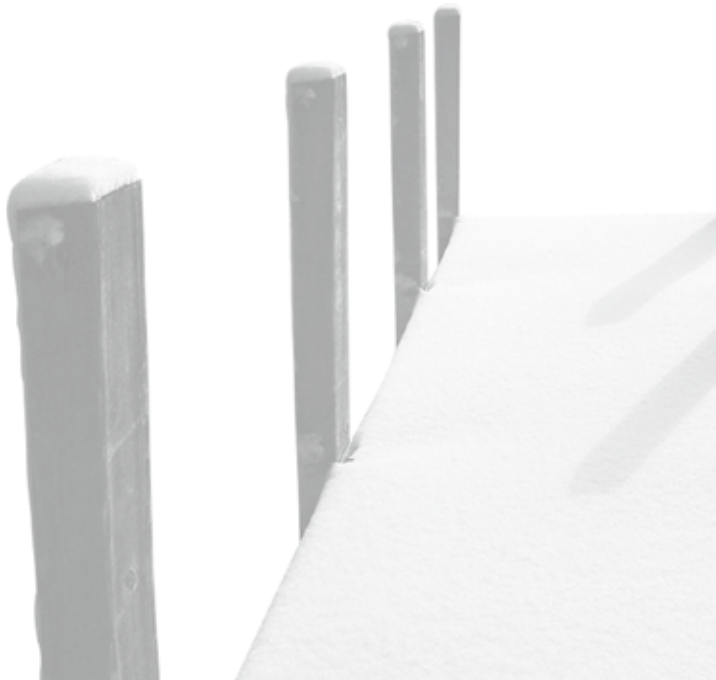
忏悔、祈祷与祝福的大境界

海子看到了神圣价值的闪电，也为着神圣缺场而忧心忡忡，绝不能说神圣缺场只是一次西方事件而不是东方事件，这本身就是生存和心灵事件，凭什么说只有西方人的生存才需要神圣而我们就根本不需要？或者我们根本就处于神圣状态？这种虚妄早就被撕裂了，决不可能再蛊惑海子。对海子来说，生存的忧伤首先不是为时代、为民族、为国家，而首先是为自己、为人性、为生存：

我的灯和酒坛上落满灰尘
而遥远的路程上却干干净净
我站在元月七日的大雪中，还是四年前的我
我站在这里，落满了灰尘，四年多像一天，没有变动
大雪使屋子内部更暗，待到明日天晴
阳光下的大雪刺痛人的眼睛，这是雪地，使人羞愧
一双寂寞的黑眼睛多想大雪一直下到他内部

雪地上树是黑暗的，黑暗得像平常天空飞过的鸟群
那时候你是愉快的，忧伤的，混沌的
大雪今日为我而下，映照我的肮脏
我就是一把空空的铁锹
铁锹空得连灰尘也没有
大雪一直纷纷扬扬
远方就是这样的，就是我站立的地方
（《遥远的路程》）

这首诗歌涉及到一场大雪，一间屋子，一把铁锹和四



年多的时间。不必去关心到底有没有这样一场雪，有没有这样一间屋子，有没有这样一把铁锹和四年多的时间，诗里的叙事和抒情主人公确实发现“大雪今日为我而下”，顿时发现了自己的“肮脏”。大雪带来某种神圣的光照，照亮黑暗，一直下到“寂寞的黑眼睛”内部，那就是心灵深处的空洞，这和大雪带来的丰盈又形成尖锐对照，使这位诗歌抒情主人公说自己“就是一把空空的铁锹”，也顿时发现自己一直在漂泊，连所站立的所在似乎就是远方，自己也不在所在的地方，永远处在即将到达的途中，但似乎永远到达不了，只有靠着这场雪来追问和忏悔。

准备上路吧，哪怕是“遥远的路程”，只有确认了自己的“无”和“空”，才有去追求“有”和“满”的可能。忏悔不是自贬，而是价值回归和重新上路。

对存在的真诚使诗人走向神性，走向神圣的期待。在“天、地、神、人”的交响中，海子的诗歌不单为中国诗歌增加了存在因素和忏悔因素，也增加了神性因素。

下边就是笔者最为钟爱的一首海子的诗歌：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
姐姐，今夜我只有戈壁

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
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
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

除了那些路过的和居住的
德令哈……今夜
这是唯一的，最后的，抒情。
这是唯一的，最后的，草原。

我把石头还给石头
让胜利的胜利
今夜青稞只属于她自己
一切都在生长

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空空
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日记》）

这首诗中最引人注目的词汇就是“姐姐”，不断地在诗歌中重复着，多么像是呢喃不断的祈祷。不管“姐姐”是谁，不管有没有这样一位“姐姐”，这首诗歌里的“姐姐”已被赋予了神圣内涵。面对这一神圣，戈壁成了圣殿，时间断裂为末日，一切都归于凡俗和无足轻重，只有人与神圣者的美好关联，一对一的爱与交流，这是怎样一幅惊心动魄的末日图景。美丽的戈壁向虚无的天空伸展，而下一刻似乎就会粉碎，马上就要被雨水淹没！悲痛的诗人伴随着夜幕笼罩下的戈壁、小城，偏偏看到这醉人的美丽还在生长，这“唯一的”美丽惟其属于“最后”，才更令人忧伤和心碎。在这种忧伤和心碎中，诗人不断重复着“姐姐”字样，甚至说“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只有人对神的祈祷才会如此呢喃与虔诚。诗中，既有诗人末日的绝望，又有绝望中深沉的祈祷。正是这种祈祷的力量使石头和青稞，小城和戈壁超越了文化的重压，不再为人而存在而返回它们自身。诗人也离开了人类和文明，孤独一人，把自己还给自己，在“空空”中等待。“姐姐”正是支撑诗人超越世俗的神性力量。

于是，才有海子从祈祷走向祝福的境界，才有《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这首诗的诗眼是“闪电的幸福”。诗人在诗歌中是一个聆听者，他看到了“幸福的闪电”，更听到了“闪

电的幸福”。这一束超验之光一下子照亮了尘世，才赋予了日常生活和尘世生活以神圣的意义，而不是把尘世生活升华为天堂生活。只不过这幸福也不过是“闪电”般一闪而过，诗人注定是无法把捉，只是向往而已，因此他是无缘享受这幸福了，只是盼望着自己能在春暖花开的季节来独自面朝大海，让这一切的幸福化作给别人的祝福，自己只好一个人承受闪电过后的幽暗。因此，诗人在诗歌中才不断说“从明天起”。

那么，这闪电的幸福到底是什么？

海子和这首诗中的抒情主人公一样对幸福充满了神圣的渴望，可他为何写作此诗仅仅两个月后便自杀？

这大海的意象和春天的温暖，似乎可以抚慰心灵的疼痛和荒凉，也大概不是尘世可以赋予的。海子自己通过诗歌表达出期待，但最终只是像诗歌抒情主人公一样在一闪之间看到了天堂的幸福而已，因此，他越发忍受不了生之苍凉和夜之黑暗。

不久，海子便在山海关卧轨自杀。

优美的抒情转向

当然，要区分海子本人和海子诗歌中的那位隐含的抒情者，海子为何自杀与他的诗歌好坏并没有直接关系，诗歌中呈现出的隐含抒情者的情况也不必当然也不能和海子本人的现实生活一一对应。不过，对于海子来说，写作对于他是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是一种拯救方式，他的自杀也为诗歌作出了深邃注解。

那么，对于汉语诗歌来说，海子诗歌的意义何在？

“当众人齐集河畔高声歌唱生活/我定会孤独返回空无一人的山峦”（《汉俳·诗歌皇帝》）。还有比这首诗更好的解释吗？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汉语文学还在为“宏大叙事”陶醉不已的时候，这位诗人就已不再被任何外在的民族、国家、社会乃至血缘关系所蛊惑，剥去了它们神圣不可侵犯的外衣，独自一人走向了大地，凝视着生存的虚无和幽暗的本性。看看这位“王”在做什么——“秋天深了，王在写诗/在这个世界上秋天深了/该得到的尚未得到/该丧失的早已丧失”（《秋》）。这种独味深秋的悲伤早已不是南唐后主李煜因为丧失皇位和家国而感到的悲凉，海子诗中的抒情主人公认为一个人是通过写诗成为“王”，而不是王因为失去了王位所以写诗。且听他说：

西藏，一块孤独的石头坐满整个天空
没有任何夜晚能使我沉睡
没有任何黎明能使我醒来

一块孤独的石头坐满整个天空
他说：在这一千年里我只热爱我自己

一块孤独的石头坐满整个天空
没有任何泪水使我变成花朵
没有任何国王使我变成王座
（《西藏》）

诗中的“西藏”和现实中的西藏一样，相对于儒道为主的中国文化传统来说那么遥远而神秘，恰恰因其偏于一隅才更使诗人脱离了文化传统的重压，深味生命的荒凉与孤独。也恰恰在这种孤独中，诗人发现这块桀骜不逊的石头“在这一千年里我只热爱我自己”而且“没有任何国王使我变成王座”，它也不屑于成为王座，诗人对它肃然起敬，甚至称呼它为“他”，这当然是诗人自喻。在八十年代末汉语诗歌纷纷俗化之际，海子却为诗人、给诗歌赋予了神圣的意义和价值，使诗歌毅然决然成为个我灵魂的歌唱，哪怕成为哀歌与绝唱。

海子的诗歌尽管写到了祖国、集体、人民、祖先、民族、毛泽东、雷锋、草原英雄小姐妹等人物，也写到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但已不再是宏大叙事模式下的歌功颂德，而是个人面对大地上人与事的私人感悟，甚至这种感悟中都带有深深忧伤，且来读读这首叫《祖国(或以梦为马)》的诗：

我要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
和物质的短暂情人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道路上

万人都要将火熄灭我一人独将此火高高举起
此火为大　开花落英于神圣的祖国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借此火得度一生的茫茫黑夜

诗中这位高高举火的人，也是一位“远方的忠诚的儿子”、“物质的短暂情人”，他生活在流浪漂泊和极度贫困中，仍旧不断梦想着骑马远行。这岂不不正是一位浪子?

我是浪子
我戴着水浪的帽子
我戴着漂泊的屋顶
（《旅程》）

但正是这位浪子高举着诗歌的太阳，给贫困的暗夜照亮。在《祖国（或以梦为马）》中，这位诗人甘愿“一切从头开始”，“选择永恒的事业”，“去建筑祖国的语言”，“成为太阳的一生”，尽管“我必将失败”，“但诗歌本身以太阳必将胜利”！

诗人海子恰好如诗中描述的那样就是这样的人，他一个人在几乎没有什么家具的昌平宿舍里过着孤独的生活，他所爱的四个女人先后弃他而去，他喜欢流浪和漂泊，除了很少的几个朋友他不愿跟人交往。他昼寝夜作，性格羞怯、封闭、内向。他本人练气功走火入魔后自杀，但他的诗歌却像太阳一样获得了胜利。也许，汉语诗歌到了要寻找一个伟大的祛魅者和生存论意义上的个体抒情者的时候了，哪怕借着他的叛逆、偏激、漂泊和崩溃，也许非如此就不足以脱离文化、道德、审美、社会、单位、家庭等构织的网。他把生命投注于诗歌，没白没黑地写着，短短25岁的人生活出了强烈的诗性因素。

由此，诗人猛地以个人诗性之眼看到了黄土地作为“亚洲铜”的荒凉与美丽，看到月亮作为“黑暗中跳舞的心脏”（《亚洲铜》）的神奇与痛惜，看到了“农业只有胜利/战争只有失败”（《传说》）的历史，看到了“阳光打在地上”（《歌：阳光打在地上》）的景象，更是在《但是水，水》作为诗人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乃至“雪花和乳房的声音”，而不是像那座兵马俑一样只是听到前后一样的声音。甚至，“在我手能摸到的地方/床脚变成果园温暖的树桩”（《肉体（之一）》），于是，诗人看到了纯粹的肉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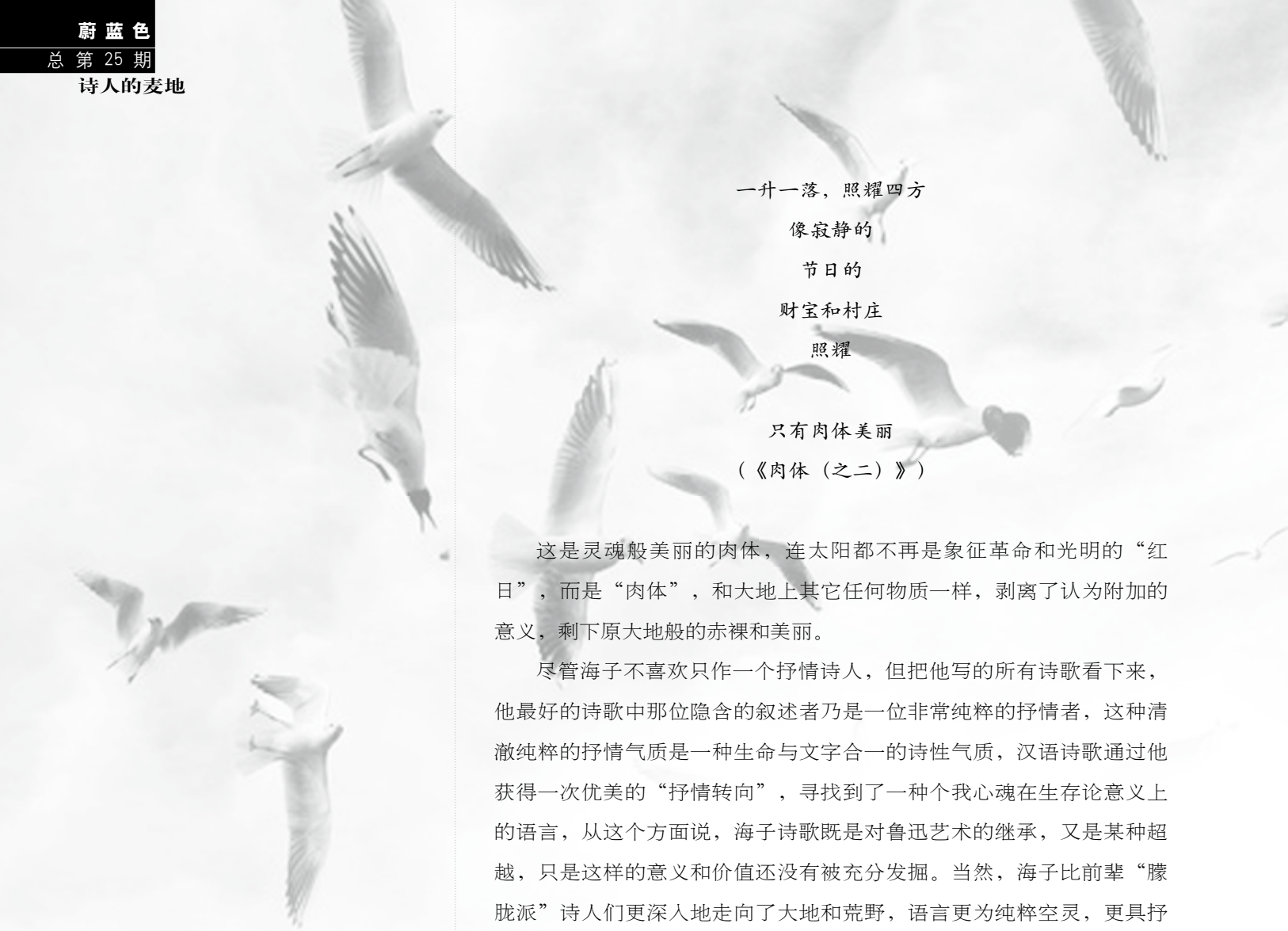
肉体美丽
肉体是树林中
唯一活着的肉体
肉体美丽

肉体，远离其它财宝
远离其它的神秘兄弟

肉体独自战立
看见了鸟和鱼

肉体睡在河水两岸
雨和森林的新娘
睡在河水两岸

垂着谷子的大地上
太阳的肉体



一升一落，照耀四方
像寂静的
节日的
财宝和村庄
照耀

只有肉体美丽
（《肉体（之二）》）

这是灵魂般美丽的肉体，连太阳都不再是象征革命和光明的“红日”，而是“肉体”，和大地上其它任何物质一样，剥离了认为附加的意义，剩下原大地般的赤裸和美丽。

尽管海子不喜欢只作一个抒情诗人，但把他写的所有诗歌看下来，他最好的诗歌中那位隐含的叙述者乃是一位非常纯粹的抒情者，这种清澈纯粹的抒情气质是一种生命与文字合一的诗性气质，汉语诗歌通过他获得一次优美的“抒情转向”，寻找到了一种个我心魂在生存论意义上的语言，从这个方面说，海子诗歌既是对鲁迅艺术的继承，又是某种超越，只是这样的意义和价值还没有被充分发掘。当然，海子比前辈“朦胧派”诗人们更深入地走向了大地和荒野，语言更为纯粹空灵，更具抒情性和诗性。

灵魂，太过轻盈的灵魂

海子对存在的虚假大刀阔斧地砍削，不惜打破语法规则。然而，没有一个人可以忍受得了这种“原大地”的荒凉与虚无，追求超越的渴望使海子诗歌从美丽的“原肉体”转身走向了纯粹的“惟灵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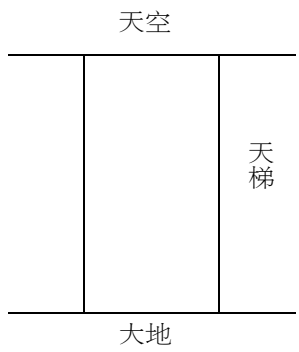
中国汉语诗歌传统不管是儒家式悬古圣之志贯个我怀抱还是道家式以自然之虚对社会之实，都是在同样一个平面上预设了古圣之志或自然本位的高贵神圣。到了二十世纪，汉语诗歌仍有自己的诸神预设，救亡图存、国家民族的大业当然也成为吟唱的前提和共识，乃至新中国成立后诗歌更是为国家、政党的正当性发出慷慨激昂的颂扬。海子崇尚凡·高（1853－1890）的话“一切我所向着自然创作的，是栗子，从火中取

出来的。啊，那些不信任太阳的人是背弃了神的人”，特意选来作为自己的诗歌《阿尔的太阳——给我的瘦哥哥》的题词。借助《圣经》、荷尔德林、梭罗、凡·高、尼采（1844－1900）、叶赛宁（1895－1925）等人，海子反叛了汉语诗歌的传统预设，走向了大地本身和生命本身，带有强烈的生命意识和个人意志，走向了神性，他的写作也被很多人誉为神性写作。基督教把神圣者自身和任何诸神价值截然分开，诸神居住的大地所在因着罪恶的泛滥而致使神圣缺场。对生存荒凉的深味和对虚无的体验成为神圣缺场的反证。正是在这一点上海子的批判利刃与基督教生存观有相通之处。但是，基督教生存观断然拒绝任何诸神、自然、凡俗、此世都能上升为至圣者、独一者、真理本体，对于此世的救赎是借着圣子道成肉身的临在，是上界神恩倾注下界，从而得以承载下界荒凉，虚无得以托起，并非下界通达上界，也非虚无反转自身从深渊超拔而出，这正是超越路向的迥异，而海子诗歌的致命缺陷就在于超越路向上的危机。

几乎可以说，作为诗人的海子有那么一些时刻意识到了某种神圣临在的“闪电”，要不他不会这样说：

……语言的复出是为祈祷。（《向日葵——纪念梵高》）

要不，他也不会在他的“大诗”《太阳》中把最后一部命名为《弥赛亚》，在诗中还特意画了一张图：



熟悉《圣经》的都知道，《旧约·创世记》中就记载了犹太人的一位先祖雅各就曾在伯特利梦见过天梯（《创世记》28：12），《新约·约翰福音》中耶稣也曾把自己近乎比喻成天梯（《约翰福音》1：51）。只是，《圣经》中的天梯是天开了，神的使者从上边下来，而海子的天梯却是人从下边上去，这些人是一些普普通通的劳动者，有打柴人、铁匠、石匠、猎人、卖酒人和一个叫“二十一”的，“找到天梯/然后从天梯走回天堂”。

只是，这大地太沉重了，陷落在深渊中太深了，海子不是不知道，“在七月我总能突然回到荒凉”（《七月的大海》），“我走进比爱情更黑的地方”（《太阳·诗剧》），而“该得到的尚未得到/该丧失的早已丧失”（《秋》）。这荒凉太荒凉，连最炎热的炎热也无法掩盖，这黑暗太深沉，连爱情也无法照亮，这虚无太虚无，如秋天的落叶飘零。因此，也就注定了通过诗歌表达出来的超越就像他自身的生活一样是个悲剧，尽管“肉体美丽”，却仍要“迎向墓地”，“死在树林里”（《肉体（之二）》），因为这肉体太沉重了，不能陪伴灵魂一起飞升。

最明显体现出海子诗歌悲剧的就是海子倾其生命创作的“大诗”《太阳·七部书》，包括《太阳·断头篇》、《太阳·土地篇》、《太阳·大札撒》、《太阳·你是父亲的好女儿》、《太阳·诗剧》、《太阳·弑》和《太阳·弥赛亚》。在这后人集成的“七部书”里，海子一反过去描述事物的从容、简练、节制和婉约，而显得激昂、放纵、喧闹乃至混乱，因为他要急于制造自己诗歌帝国的超越神话，不惜使语言肉身爆炸为一颗颗耀眼的“火球”：

我要说，我是一颗原始火球、炸开
宇宙诞生在我肉上，我以爆炸的方式赞美我自己
（《太阳·断头篇》）

海子前期诗歌的批判锋芒到了这里更加发出炫目的光芒，在被很多人认为“七部书”水平最高的《太阳·弑》中，一向作为天命精神象征的国王赤裸裸地成了暴君，他是巴比仑王，又曾是洪秀全、项羽、李自成、血王、魔王等等，这么多人混合在一起，正是诗人对于天命皇权文化传统的猛烈抨击。中国儒家文化极其重视血缘关系，海子对此反叛到极点，安排青年剑和亲妹妹红相爱结婚，后来剑把红错当成巴比仑王刺死，偏偏巴比仑王是剑自己的生父。父亲在儿子复仇利剑下喝毒药而死，剑亦自刎身亡。儒家文化向来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随意自戕。况且，剑已成新国王，担当重整乾坤的重大责任，海子却安排他自杀。诗人燎原在《海子评传》中评论此诗说：“海子在《弑》中调动了来自历史、民间、现代、俚俗的各种材料和语言资源，更以非如此而不能的荒诞魔幻方式，使之成为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可怕真相的寓言，并激活了我们与之相关的深刻联想和想象。而这样的语言元素和艺术方式，又使作品在其诗性空间中，纳入了大地原生性的粗糙质地，以及民间场景驳杂的多声部交响。”❼

燎原如此激赏海子此诗，很有道理，不过，海子这样的写法真“非如此而不能”吗？燎原甚至认为海子凭借此诗已经进入了歌德、但丁和莎士比亚的序列，而根本没有看到诗中已严重暴露了海子诗歌创作的深层危机。海子的诗作越来越成为脱离文化母体的幻想，成为没有节制的语言狂欢。神话可以制造吗？海子曾受杨炼等诗人的影响，想写出中国的新神话诗作。杨炼毕竟还老老实实选取在今天注定无法整一的古代神话和文化表征元素，海子却天马行空，近乎随意地抽取汉族、蒙古、西藏、印度、古巴比伦、阿拉伯和希伯来等等各民族神话元素，他笔下的各种人物、事物也越来越丧失了内在的规定性，成了脱离了“所指”的滑翔“能指”，可以任意向任何一方转化，也越来越成为没有任何意义的符号。

学者崔卫平在颇为有名的《海子神话》一文中认为海子自己颇为看重的《太阳·土地》正是走向了狂欢：“狂欢意味着自相矛盾，当自相矛盾无法解决时必然走向狂欢。这种狂欢意味着一切秩序的颠倒，《土地》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个颠倒了的世界，其中人与兽、动物与植物、诸神与草木、天空与大地、上升与下降、沉睡与打开、飞往与返回、灭绝与生长、照亮与熄灭，全都以一种‘暴力的循环的’（第十二章）方式结合在一起，它们随时可能转向对方，成为自己新的对立面。种种古怪行径；闹剧；剧烈的变化更迭；真理与粗俗恐怖的结合；有悖常理的矛盾语、反语、魔

语、咒语、各式对话，模拟的审判场面，全是那些离奇的、闻所未闻的东西构成了该诗长达两千多行‘如画的焰火’（尼采语）。”[8]

不妨认为海子整个《太阳·七部书》都是采用一种特有的狂欢文体，对于汉语诗歌高雅、中庸、节制、含蓄、意象美等审美传统是某种彻底颠覆、破坏，更是一次了不起的文体转向，呈现出某种现代诗歌的断裂乃至支离破碎的文体形式。

更深一步说，《太阳·七部书》的狂欢文体是为了解决诗歌的超越问题。文体的狂欢本身正是灵魂脱离了肉体的狂欢，意义脱离了语言限制的狂欢，这也就导致了语言也脱离了意义。作为诗人的海子想着综合各个民族的神话因素，合在一起，凝铸成“民族和人类的结合，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想着给诗歌的语言赋予崇高庄严的意义，这一盼望最终遭到拆解没有完成。是啊，任意供人任意驱遣的语言何尝不是陷阱处处？既然在海子诗歌中任何语言所代表的事物都可以任意转化，那你通过语言来诉说的又怎能是你要说的呢？你又何必通过语言来说呢？于是，在海子的诗歌中，语言造反了。惊人巧合的是，在现实生活中的海子，临自杀前几天，他的肉体也起来造反了，不再听从他灵魂的差遣，使他陷入崩溃，海子于是就通过天梯（铁轨）来切断已通了“小周天”的上半身和沉重的下半身的关联，任由灵魂飞翔而去。[9]学者谢有顺批评“海子的写作就是典型的拒绝了身体的写作，他所谓的‘王在深秋’、‘我的人民坐在水边’等，均是虚幻的描写，即便写到爱情这样实在的事物，也是虚幻的——‘四姐妹站在山岗上/所有的风为她们而吹/所有的日子为她们而破碎’。他的写作不是为了把灵魂物化为身体，而是试图寻找一条灵魂撇开肉身而单独存在的道路，可以想象，最终他只能亲手结束（自杀）那个阻碍他灵魂飞翔的肉身。”[10]

当然，海子诗歌一开始追求某种“虚幻”乃至虚无是有价值的，甚至诗人直面大地和纯粹的肉体本身都可说是一种大发现。这对于越来越不能表露灵魂之声的汉语诗歌传统有极大意义。但是，批判是一把过于锋利的刀刃，难免反过来割伤自己。批判自身无法给语言提供意义，无法给肉体注入灵魂，也无法给现实带来终极。海子诗歌的语言越来越渴求意义，可是供海子超越的精神资源却越来越不够了。

纵观海子一生的诗歌创作，在诗歌中一开始就能直面荒凉的存在，直面纯粹的肉体，使汉语诗歌提升到与世界文学精神对话的高度，他的诗歌也凸现了强烈的生命意识。可越到后来，荒凉的存在和纯粹的肉体本身会反过来拷问生存的价值和灵魂的存在，诗人却难以提供，而对文化和伪灵魂的戕害之剑就变成对存在和肉体的自戕，为了反对虚假灵魂的肉体化、艺术的政治化和伪善意义的语言化特征，海子诗歌就体现出以语言冲击意义的狂欢化、暴力的艺术化和肉体编织的虚幻化

特点。海子诗歌的这种倾向越来越危险，按照德国思想家本雅明（1892－1940）的精辟洞见，这种倾向甚至和法西斯主义都有某种神秘的联系：“荷马的时代，奥林匹亚山的诸神献上表演；而今天人们为了自己而表演，自己已变得很疏离陌生，陌生到可以经历自身的毁灭，竟以自身的毁灭作为一等的美感享乐。这就是法西斯主义政治运作的美学化。”⓫

而真正的批判则要反对一味为批判而批判，不过是对伪神圣充斥的现世批判，这种批判带有追寻真理和聆听圣言的性质，而不是一味批判和颠覆。神圣价值虽是眼不能见却是凛然存在，惟其如此，一切尘世的定规才允许打破，也不允许随意打破，区别才不至于走向分裂，合一才不至于成为僭越。作为海子诗学缺少超越性建构的精神资源，无法弥合越来越分裂的灵魂和肉体。他渴望透过语言的狂欢完成意义的超越，可惜语言在被过度征用中造反了，再次带来某种遮蔽，这次遮蔽是由虚妄的神性和太过轻盈的灵魂带来的。

注　释：

❶ [奥地利]里尔克《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冯至译，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页。

❷ 海子《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海子诗全编》，第917页。此节所引海子诗歌均见此书，只注诗名，不再加注页码。

❸ 海子《诗学：一份提纲》，《海子诗全编》，西川编，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909页。

❹ 到底“诗言志”何意？学者钱钟书谈到“诗以言志”其实和“文以载道”差不多，不过是说到“诗”和“文”的不同，而绝非“载道”和“言志”的对立（钱钟书《七缀集》，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4页）。学者李泽厚也认为所谓“诗言志”，仍是在言国家政事之“志”而非个人之“志”（《李泽厚十年集》，第一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41页）。学者陈良运在《中国诗学体系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1－63页也谈到对“诗言志”最早开始作出规范的是荀子，而荀子把“道”和“欲”、“志”和“情”对立起来，“强化了志的理性色彩，以圣人之道为志的理念核心，志不再是、也不应该是作诗者个人的思想感情，而只是圣人思想意志的传道”。从中国诗歌的实际发展来看，上述说法是有道理的。

❺ 海子《诗学：一份提纲》，《海子诗全编》，西川编，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97页。

❻ 西川编《海子诗全编·海子简历》，《海子诗全编》，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

❼ 燎原《海子评传（修订本）》，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04页。

❽ 崔卫平《海子神话》，《文艺争鸣》，1994年第2期。

❾ 余徐刚《海子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14－215页。

❿ 谢有顺《话语的德性》，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年版，第190页。

⓫ [德]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本雅明论艺术》，许绮玲、林志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2页。

上下

——与思辩者谈道(一)

刘同苏

“起初，神创造天地。”

——创世记1:1

起　初

“起初”主要不是一个历史瞬间，而是一种生命境界。“起初”是一种临界状态。在“起初”中，生命被推至自我的极限。“起初”是承认自我局限的谦卑，也是不甘自我局限的超越。在自我极限的“起初”向外眺望，有限世界已经在超越自我。

“起初”就是归宿。“起初”是反向的归宿，从而，来处就是去处。“起初”就是终极，而终极是一种生命状态。终极不是一个点，由此，终极不是起点或终点。终极是生命中的终极效力，或者说，是终极在生命中引发的超越状态。终极不是客观世界的终结，而是主体生命的指向。终极意味着有限世界必须指向自我之外，从而，意味着有限世界的开放性。有限世界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自在之物，而是一个朝向超越他者的开放系统。“起初”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定量测定，而是趋向终极的生命流淌。

“起初”已经意味着信仰。无信仰者没有“起初”。对于无信仰者，自我是一个绝对的自在。“我就是我的起点”，“起初”已经在这个循环论证的自我反复中消失了。如果在起点的另一边仍然是我，也就无所谓起点。我的永远在场，已经排除了我的“起初”。对于自在的我，没有“起初”可言。“起初”意味着他者。一旦“起初”，便有彼岸。一旦“起初”，当下就不可能是全部。初看上去，“起初”是自我无法逾越的顶点，从而是封闭的局限，或是无奈的困境，实质上却是解放的前提。只要尚未达到“起初”，有限世界就仍然失落在“自我就是全部”的幻像里面。若自我就是全部，自我就无需超越。我以外还是我，我能超越哪里去呢？没有“起初”的自我，就用自我将自我困死。唯有承认自己的“起初”，有自我超越的可能。“起初”不是禁锢，而是开放。“起初”是通向彼岸的超越之舟，是向

他者开放的升华之门。“起初”使有限世界触到了此岸的边缘，而正是因为抵达了自我的边缘，有限世界见到了无限者自鸿沟那边伸过来的创造之手。“起初”是永恒与时间的触点，是无限与有限的携手。在“起初”，超越与当下实现了彼此交溶的拥抱。“起初”不仅是无限创造有限的时刻，也是有限走向无限的经历。经历“起初”，便是信仰的开端。

还在宇宙大爆炸里面寻找“起初”，可能尚未领略到“起初”的真正意义。“起初”主要不是一个物理事实，而是一种生命经历。物理是定量的（即有限的），从而，物理的过程无法把我们带过奇点；奇点那边的无限世界不是物理学能够达到的，大爆炸的奇点至多显示了物理过程以及物理学的有限。以定量的物理学证明无限者的创造，是对无限者的轻蔑，是用有限理念套住无限者作为的愚妄。只有经过信仰，才能登临奇点那边的彼岸。“起初”不是被理性把握的物理事实，而是与无限同在的生命经历。只要还停留在确定性的全然把握，就仍然桎梏在有限自我之中，而未进入“起初”。“起初”是与无限同在的生命经历。在与无限的拥抱中，那种无我的自我状态，那种失重的重力作用，那种以超越为内在的张力，那种进入无限却不失有限的临界，就是“起初”。“起初”不是物理的过程，从而，物理学无法企及“起初”的高度。“起初”是超越；“起初”不仅是经历这边的事情，更是经历那边的事情。“起初”是一种生命境界，唯有凭借信仰，才能进入“起初”。“起初”是一个信仰的事实。

神与天地

“神”是无限者的代称。“天地”则是有限世界的总合。无限与有限是对立，也是统一。反合是无限者与有限世界的基本关系，从而，也是宇宙的第一关系，即一切关系的本质，或者关系中的关系。

创　造

在希伯来原文中，“神创造天地”的书面意思是“神从无中创造了天和地”。“无中生有”，这就是创造的本意。“无”以否定的形式肯定了“起初”；只有此前是无了，“起初”才是“起初”。“无”就是没有有限；在“起初”以前是无，表明有限在“起初”之先的缺席，因此，“起初”才成为有限的限制。有限在“起初”以前的不在场，已经预含了有限不能由有限自身开始，有限需要他者启动。“无”表明创造是神的特权；除神以外，别无创造者。世间一切所谓的“创造”都是“由有生有”，从而，在本质上不过是“改造”，而非“创造”。一位先哲说过，所有真正的创造都具有天启性。这就是说，创造非人所能为。只有依靠来自天上的启示，人

才能在没有的地方建立有。创造是神的专利，人不过是神创造的代理。

“无”就是没有有限，从而，“无”是有限的悲哀。“起初”将有推至限，从而，使在场的有限直接面对自己不在场的境地。有限的悲哀不在于“有”，而在于“限”。有限意味着有必须以“无”为条件。只有“限”了，才能“有”。波普尔说，真理只有在被证伪时，才被证实了。其意思是说，有限真理都具有自己的范围；只有在自身的范围里，真理才是真理；于是，唯有指出真理不是真理（即效力不能达到）的地方，才显明真理是真理的地方。这一原理不仅仅局限于认识论；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有”在“限”以外的不在场，恰恰证实了“有”在“限”以内的在场。由此，“限”是“有”的幸，也是“有”的不幸。有限意味着，“有”则有之，却不免因“限”而没有；“限”以内才有“有”，“限”以外就没“有”。

如果有限就是“有”的全部，那末，有限就真正悲哀了。如果“有”都在“限”里面，有限在“起初”就只能面对无尽黑暗的绝对虚无。无信仰者对死亡（反向的“起初”）的恐惧正表现了无法超越的绝望和绝对虚无阴影下的颤栗。因为有限就是他的一切，从而，在限以外他所能具有的就只剩下“无”了。若有限就是自己的一切，有限就丧失超越性而就被夹在虚无之间。去处是虚无，从而，死亡成为撞不破的铁壁，无法逾越。来处也是虚无，由此，时间的延续就不是具有，而是丧失（时间的流动成为逝去）；每度过一天，一天就在身后崩塌，消散在虚无之中；过成了去，于是，我们不是一天天地活着，而是一天天地死去。禁锢在自我中孤零零的有限只能在无处攀援的虚无深渊里面无尽地飘坠。如果过去和未来都是虚无，当下就被包围的虚无榨干。没有超越，就没有意义；没有超越，就没有价值。意义与价值来自于目标。目标总是当下未达之物，从而，目标总是超越的。以当下为目标（即我是我的目标），已经从本质上取消了目标，也就是取消了自我的超越性。从无处来又往无处去的当下只不过是没有内在世界的纯粹物理现象。唯有限主义（诸如唯物主义或现世主义）从根本上灭绝了人的超越本性，由此而消灭了人本身。只活在当下的人是一种不携带意义或价值的纯物，从而，只有当下的人不是作为人活着。就作为人的存在而言，他的活已经是死。

所幸的是有限不是“有”的全部。只对于有限，“限”才成为“有”的前提。无限只是没有“限”，却不是没有“有”。“有”不是一种形体，而是存在或生命。在形体的限制之上，“有”被还原为绝对的存在或纯粹的生命。无限就是作为本质或纯形态的“有”。在“起初”，有限面对的只是有限的“无”，却不是“有”的无。“起初”是有限与自己本质和渊源的会面。有限并不是无尽虚无中的孤儿，有限是无限者怀抱中的孩子。无限与有限的区别仅仅在于“限”；在“有”上，他们是互通的。于是在有限的“限”之上，有限依然有同质的他者依托。正因为有无限者在“限”之上作依托，有限的超越才不是“有”的失落，而是进入更大的“有”。超越就是创造；超越就是无限在没有有限的地方（即无）生出有限。在本质上，创造不是真正的无中生有，而是纯“有”在形体中的实现，是无限之“有”与有限之“有”对“限”的交互跨越。

中国世俗文化对“起初”的解释是自然；自然就是自然而然，从而，“自然”的概念已经包含了自生或自在的意思。有限世界从哪里来的？它原本就在那里。然而，“有限世界是自在的”，这个命题在逻辑上不能成立。“自在”就是永恒，而“有限”就是非永恒。“有限的永恒”是逻辑上的自我矛盾。一旦唯物了，就会被有形世界的巨大唬住；而真正超越的精神一定会飞升至极限而看到有形世界的边缘。有形就有限，有限就必有不在那里的时候。如果承认自然是有限的，自然就是不自然的。“自然”这一说法是自己给自己找一个来处，或者说自己硬把自己派作自己的来处。然而，有限意味着限以外没有。自然的有限表明：自然总有没有自我的尽头，而在另一边没有自我的尽头，自然便失去了可能用自我作为自我之来处的可能。只要自然是有限的，自然就一定另有来处。自然的有限已经意味着他者对自然的创造。

造物主与受造物

因为创造，“起初”就不是鸿沟，而是桥梁。创造就是第一推动。这里，“第一”并不是数量概念，从而，也不是时间概念。“第一”仅仅意味着终极性，至上性或不可超越性。第一推动就是最终的原动力，或者一切动力的最终渊源。若“起初”只是序列上的第一，只具有时间或数量的意义，那么，创造就成为无限者不在场的开始。如果无限者在时间序列之初创造一下，然后就退隐了，那么，“起初”就是无限与有限的隔绝。只在序列之首推一下的所谓“无限者”，在有限世界里面毫无地位。推动若是退隐式的，目的就一定是退隐式的。没有无限的持续推动，有限就不可能抵达无限。只要无限的推动被限制在起初的另一边，无限便被限制在终局的另一边；于是，有限的终局就是不能终局的终局，因为在终局里只是未能进入无限的失落。来处就是去处；起始的分离就是终了的分离。把第一推动限制在时间序列的第一，有限尚未发现自己的归宿。第一推动的第一仅仅指明第一推动的性质（而非数量）；第一意味着至上性。这种至上性保证了有限的归宿；只有至上（无限）的推动，才能达到至上（无限）。

“造物主”这一称谓已经预含了“主”与“物”，而“造（创造）”恰恰是连接两者的动作。这不是中文里面的文字游戏，而是这一概念的本来意义。有“创造”，就必有“被造”；从而，“造物主”必须以“受造物”作为逻辑前提。无限必须包含有限。不能包含有限的无限，不是真正的无限，因为这样的“无限”已经被有限所限。在有限之外的无限，或者与有限无关甚至排斥有限的无限，根本不是无限。无限只能是包含有限的无限，从而，无限不是有形的实存，而是一种关系。造物主就是这样一位包容有限的无限者。造物主的无限主要不是以脱离具象为特征，而是以创造具象为标志。正是在“创造”这一点上，显明了一切空洞之伪无限的虚假。创造意味着造物主可以在造物之上创造受造物，又可以通过创造受造物而进入受造物。这种既超越有限之上又内在于有限之中的无限，才是普遍存在的无限。

如果创造仅仅是时间意义上的第一推动，那么，造物主就是只动一下就永远静止的不动者。但是，若第一推动是一切运动的渊源与本质，于是，造物主就与运动不可分割。永恒不是在永远不动里面恒

定，而是在永远运动里面恒定。永远不动，便被运动改变，因为不动者与运动的关系会随着运动而变化。永远运动，才能真正不动，因为随运动而动，方可能与运动保持恒定的关系。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对于行使的汽车而言，一棵固定在地面不动的树，会随着汽车的走向而显得越来越大或者越来越小，而随着汽车运动（比如捆在车窗旁或载在车厢里）的树，则永远保持着不变。动，才能不动；不动，反倒动了。造物主就是这样一个永动的不动者。到了终点才能永恒的“永恒”不是真正的永恒，这种在每个时刻都缺席的“永恒”还怎么永恒得起来呢？在每一个时刻都永恒的永恒才是真正的永恒。由此，永生不是关于来世，而是关于现世。若不能在现世在场，永恒便已经有了缺陷。永恒不是时间的终点，而是时间的内容。只有包含永恒的时间，才可能编入永恒之链。只有每一个时间片断都具有永恒内容，永恒之链才能编织起来。包容永恒内容的时间，就不是流逝，而是显现。创造就是赋予时间以永恒的内容，用更为正确的方法说，创造就是永恒在时间中的显现，或者永恒采用了时间的形式。从来没有无时间的永恒，同时从来也没有无永恒的时间。

“受造物”这个称谓已经指向自我之外，表明自我不是一个全然封闭的自在之物。“受造”暗含了他者以及他者与自我的关系。“受造”就是被别人创造。“被他者创造”构成了受造物存在的基本性质（从而，“受造”成为受造物的定义中的首要内容）。“被创”是受造物存在的依据，从而，受造物从本质上就向他者（创造者）开放；受造物的全部生命都指向自我之外，朝向创造自我的他者。“被创”是受造物存在的渊源，由此，受造物天生便具有超越性；受造物必须经由创造而接通超越的他者，才能够获得自我的生命，所以，超越自我是受造物获得自我的前提。不承认自我的受造地位，无非是否认自我的开放性和超越性，以为自我有限的物质形体就是自我的全部，由此而抛弃了自我的本质。基督教所谓的“罪”指的就是不承认受造者的地位，否认自我与造物主的关系。如果开放性与超越性是受造物的本质，如果接受无限他者的创造是受造物生命的所在，那么，罪无非是放弃自我本质和切断自我生命维系的自杀。罪就是死，因为罪就是丧失自我生命的本质。受造物的开放性与超越性决定了其永生的可能性。创造无非是“绝对的有”或者“永远的生命”把自我赋予有限的存在，而接受创造不过是有限的存在分享着无限他者的生命，据此，受造物在本性上应当具有永生。

他者是自我存在的前提。这种反合性的命题不过表明造物主与受造物都不是分析主义切割过的孤立实体，而是一种关系。只有环抱有限并进入有限的无限才是真正的无限。一旦可以环抱有限并进入有限，无限对于有限，就不再是隔绝的异化，而是自我生命的基础与规定。只有接受无限并依据无限而存在的有限是真正的有限。没有无限内容的有限不过是没有生命内容的行尸走肉或者丧失存在本质的物质空壳。除非作为造物主，无限就不是真正的无限；唯有作为受造物，有限才是真正的有限。创造恰恰就是使无限成为无限以及有限成为有限的关键。

上帝的礼物

华 姿

十一

我只是他手上的一只铅笔

一个长期追踪印度问题的美国记者偶然地看到了一篇有关德兰姆姆和临终关怀院的报道，多年的记者生涯使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极有价值的采访对象。于是他以最快的速度从美国来到了加尔各答，又以最快的速度来到了尼尔玛·利德。

记者站在门口，不知道哪个是德兰姆姆。修女们都穿着一样的会服，包着一样的头巾，甚至连脸上的表情也是一样的——一样的微笑和平静。也有一些穿着不同服装的人，但他们显然是义工。这时，有个义工模样的人突然朝一个中年修女喊了声：“甘地修女”。记者立刻就明白了。他想，除了德兰修女，还有谁能够被印度人尊敬地称为“甘地修女”呢?

甘地是印度人心目中的英雄，印度人觉得，倘若不如此称呼德兰修女，便不足以表达他们对修女非同一般的尊敬。于是他向甘地修女走去。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记者，见过世面，自然也很自信：“我叫哈普，是国际新闻社的记者，我想和你谈一谈。”

德兰姆姆正在照料一个垂危的病人，看到哈普，她双手合十，行了一个礼，然后说：“我没有时间说话，哈普先生。”

哈普说：“我想报道你的工作，你的修会和印度教之间的冲突，突显了印度的矛盾。”

姆姆说：“我们只重视帮助穷人，我们不关心政治。”

哈普说：“是的，我了解，但是你不希望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的工作吗？”

听了这话，姆姆停下手里的活，站起身来对哈普说：“这是上帝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请你别浪费时间报道我，我只是一个工具，一个平凡的工具。请你去报道那些穷人吧，你只要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用心去观察，你就会发现穷人有多可爱，有多伟大。”说完，姆姆就朝另一个病人走去了。

哈普站在那里，他几乎不敢看——那些伤残的人，得病的人，垂死的人，每个看上去都是那么恐怖，那么令人难受。这时，秋蒂抱着一个拼命咳嗽的人进来，这人的腰上有一个很大的伤口，已经溃烂得生了蛆。姆姆立即叫秋蒂把那人抱到里面去，她要亲自为他清理。

作为战地记者，哈普经历过很多的伤残和死亡，但此时此刻，他还是非常震惊。就在这时，一个病人突然呕吐起来，把散发着强烈异味的呕吐物全都喷在了哈普的脚上。哈普本能地挪开脚，不知所措地看着姆姆——他惊恐得都快晕过去了。

他是个身经百战的战地记者，见识过很多可怕的场面。今天的这个战场虽然没有硝烟，但与那些硝烟弥漫的战场比起来，似乎更可怕。

哈普跟姆姆喊道：“修女，他会传染我的。”

姆姆走过来平静地对他说：“不会的，不要怕他们。”说着，就蹲下去把那人脸上嘴上以及身上的秽物都擦干净了，然后，又抱起他的头，把他扶正，以便他睡得更舒适些。

哈普尴尬地退到走廊里，他坐在那里半天都惊魂未定。姆姆走过来对他说：“第一天都是这样的，会很震惊，不知所措，但不久就习惯了。”

哈普摇摇头，惭愧地说：“不，这是不可能的，我恐怕永远做不到。我以为自己见识过各种残酷的战争场面，这些不可能影响到我，没想到，我居然……”

姆姆按了按他的肩膀，安慰他说：“相信我，不久的将来，你就会帮他们洗澡，拿水给他们喝，喂东西给他们吃的，你会做到的，一定会的。”

傍晚时分，这个久经沙场的美国记者回到了旅馆。天黑后，他开始在灯下写他的“加尔各答日志”。他写道：“今天，在印度女神的神殿旁，我看到人类的同情心在世间最苦难的人群中，透出一道光亮。当她弯腰为一位垂死的老人更换绷带擦洗伤口时，或许我看到的是圣者的容颜。”

第二天早晨，当哈普再次来到临终关怀院时，看到姆姆正在为一个病人清理溃烂发臭的伤口，他非常震惊，完全无法掩饰内心的颤栗，当即说：“就是给我一百万，我也不干。”没想到，姆姆竟然轻松地笑着，说：“我也不干。”姆姆的意思是说：她是在为上帝工作，而不是在为钱工作。

这个美国记者日后跟德兰姆姆成了好朋友。在几十年的时光里，他多次前往加尔各答采访姆姆。而且在姆姆的感召下，他对乞丐更慷慨，对穷人更友善了。但是，有一点他一直没能做到，那就是，亲手照料那些病患和垂死者。直到1979年年底，他最后一次来到这里时，才勉强在一个重病的老人身边蹲下。但那一年，他也很老了，头发和胡子都花白了。

关于哈普的这次重要转变，我在后面的章节里将会讲到。

从仁爱传教修女会创办之初，到1997年德兰姆姆安然长逝，这期间有无数的记者采访过姆姆，为什么我单单要把这个美国记者作为一个范例拿出来讲呢？我个人认为，他的经历很有代表性，他代表了我们大多数人，至少代表了我。

我想我跟他一样，也许我也能慷慨而友善地对待一个乞丐，或一个穷人，但我无法为那些垂死的患有各种肮脏可怕疾病的人清理溃烂的伤口，为他们洗澡。我无法做到，至少现在我无法做到。也许当我变得跟哈普一样年迈的时候，我会有所改变。但现在我做不到。我必须承认，我心中的同情、怜悯和信心还很弱小，还不足以承担那样深重的苦难。

基于这种自我认识，我无比钦佩德兰姆姆，以及那些和她一起工作的修女、修士和义工们。

多年来，德兰姆姆和她的仁爱传教修女会，因为这种特殊的以爱行事的传教方式，以及她们对这个世界的付出和影响，而长期受到世界各大传媒的密切关注。对此，姆姆总是对那些前来采访她的记者说：“这个工作是他的工作，我们只是他的一件工具。我们尽完一点力，做完几件小事后，就会离开，但他的工作将会继续。”

无论多么老练的记者，都无法从姆姆那里采访到有关她个人的事情，更无法使她谈论自己。在姆姆看来，谈论自己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

但是许多人都会不由自主地被她的芬芳所吸引。不管在什么场合，只要她一出现，她立刻就成了人们眼中的焦点，不管她愿不愿意。她那瘦小文弱的身躯，因而成了照相机和摄影机不断追踪的对象。

其实，姆姆面对镜头时的表现并不好，她毕竟不是一个大众偶像式的人物，懂得在镜头前如何作秀。很多记者都觉得，这个见过世面的修女，在面对镜头时却很拘谨，甚至还很笨拙。

有一回，英国广播公司对姆姆进行电视采访，由著名记者麦高里主持。节目已经开始了，姆姆却仍然缩成一团地坐在直播间里，懵然不知此时此刻英国有一半的观众正盯着自己。访谈开始没多久，姆姆就把麦高里甩在一边，自顾自地，反客为主地侃侃而谈起来。结果麦高里不得不放下原来的设计，跟着姆姆的思路走。从电视技术的角度看，那完全是一次失败的采访。但节目播出后所引起的反响，却是空前的。信件和捐款像潮水一样地涌向电视台，无数的人问着同一个问题：“这个女人感动了我，我怎么做才能帮助她呢？”

这就是姆姆的独特魅力——她的简朴、真实、自然，她在真诚的微笑之中所流露出的适度的批评，她毫不做作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来的人性。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上帝无所不在的慈爱，像瑰丽的玫瑰花瓣一样撒落在她孱弱的身上，并成了一种让人感受得到的光芒。

但有时候，姆姆也会很听话地配合记者，但姆姆绝不会让自己成为记者任意摆弄的木偶。在更多的时候，姆姆却会对记者说：“去拍她们吧，请你去拍她们，她们就是我。”姆姆指的是她的修女们。

艾克森神父曾经是德兰姆姆的同事，也是她多年的老友。也因此，有些经验丰富的记者会去采访神父，希望从他那里挖到有关姆姆的独家新闻。有个记者比较幸运，他在神父那里听到了一个美妙的小故事。

有一天，天气很好，姆姆和神父坐在走廊里谈话。有很长时间，姆姆都摆弄着手里的一只铅笔出神。

神父就问她在想什么。姆姆回答说：“你看，我大概就是这只铅笔吧。没错，我就是这只铅笔，我是他手上一只小小的不显眼的铅笔，用来写他想写的。”

这个小故事看起来很简单，却是我们认识德兰姆姆的一道门。

白纳德修女作为姆姆最早的追随者之一，曾经跟随姆姆走过最初的艰苦时光。多年后，白纳德修女对记者说：“现在如果我告诉修女们当初我们是如何生活的，她们肯定不会相信，她们会说这是不可能的。但事实的确如此。那时我们经常要行乞才能活下去。那时候的德兰修女，还没人知道，有一段日子，她自己都差不多要流落街头了。但她要的就是艰难，她不要安逸。她常常对我们说：仁爱传教修女会只是上帝手上的一件小工具，我们要努力，让上帝随时拥有这样一件小工具。”

即使是小婴儿也能感受到爱

早在摩提吉的临终关怀院刚刚建立的时候，就经常有人把孩子丢在那个破房子的门口，有时候，一天甚至会有三个孩子被丢在那里。也就是说，从那时起，德兰姆姆就已经开始收养弃婴了。

印度是一个人口大国，而加尔各答又是印度人口最密集的城市，而且是印度贫穷人口最密集的城市。因为贫寒，许多父母不得不将新生的孩子丢弃，甚至残忍地弄死。加尔各答的弃婴，在世界各大城市中也许是最多的。

在那段日子里，因为人手不够，姆姆为照顾那些小生命常常彻夜不眠。辛苦和劳累对姆姆来说，都不算什么，最使她伤心和难过的是，养育孩子所必需的食品、营养品和药品，经常短缺，她不得不四处奔走，马不停蹄地行乞于朋友、熟人和不熟的人之间。

姆姆知道，即便是被抛弃的孩子，也是上帝所赐，他们也有生存的权利。

到后来，当姆姆和修女们推着小轮车，在街上寻找垂危的病人时，也会在垃圾堆里、水沟里，或是教堂的门口，以及公共建筑物的阶梯上，发现被丢弃的小婴儿。有些时候，她们找到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垂危的母亲紧紧地抱着哭泣的孩子。母亲已死，但孩子活着。

后来，弃儿的人数越来越多，临终关怀院显然无法容纳那么多的孩子了。于是姆姆当机立断，宣布成立一个正式的儿童之家。儿童之家就设在临终关怀院的旁边，除了收养弃婴，还兼作产科医院和学校。也就是，还收留并教育流浪的儿童，同时为单身的穷苦孕妇提供帮助，直到她们的孩子安全地诞生。

姆姆说，在所有贫穷的人中，比较起来，恐怕没有谁会比一个孤苦无依的孩子更贫穷更无助的了。他们是真正的弱者，他们最需要爱与同情。

刚拣回来的婴孩，几乎个个都有着轻重不同的残障、疾病，和营养不良，修女们必须细心地为他们洗澡，喂奶，喂药。除此之外，修女们还必须抱吻孩子，逗他们玩乐，引发他们的欢笑，让他们从身体到心灵都感受到母亲般的爱抚和温暖。即便他们肢体残疾，或是身上长满脓

疮，疥。

不管有何种理由，一个修女都不能拒绝抱吻孩子。这是规定。

因此，在儿童之家里，你永远看不到一张发愁的脸，或一张烦躁的脸，一个修女只要抱起一个孩子，不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她就会不由自主地欢笑。有的修女甚至能够同时抱起两个或三个孩子，亲亲这个，再亲亲那个。那种发自内心的爱怜和欢喜，非常的美丽，也非常的感人。

记者简·古德温在采访儿童之家的时候，看到艾美修女抱起一个患严重疥并涂满药膏的男孩，一会儿用鼻子亲他，一会儿又用前额顶他，亲昵得不得了，就忍不住问："难道你不怕传染吗？"结果艾美修女回答道："哦，如果你试试，就会发现，很快你就会克服被传染的恐惧。要不了多久，你就不会觉得他们与别的孩子有什么两样了。你只知道他们是孩子，而孩子，是需要很多很多的爱的。"

这就是修女与一般医生不同的地方。在药物、手术和护理之外，还有一种更重要的治疗，那就是以爱进行的心灵治疗。而在德兰姆姆还是斯科普里城的小女孩龚莎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到这种治疗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了。

德兰姆姆是一个那样喜欢孩子的人，只要一走进弃婴之家，她就眉开眼笑了，不管当时她正在为什么事情烦恼着。她经常一手抱着一个婴儿，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一边检查督导工作，一边欢喜地抱吻孩子。

这些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的孩子，是姆姆最亲密的朋友，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一点。当她抱起一个初生的婴儿时，她眼神里流露出的由衷的慈爱和怜惜；当她向人们展示怀中的孩子时，那掩饰不住的骄傲和喜悦，那神采飞扬的样子，都让人恍惚觉得，她就是那个孩子的亲生母亲。

儿童之家的弃婴里，有很大一部分是新生儿，新生儿中又有一大半是早产儿。而早产，多半是由于堕胎失败造成的。苏妮塔说："我想有些母亲曾经服药，想把孩子打掉。这些孩子在尚未出生的时候，就中了毒。他们为了诞生而奋斗，有些居然成功了。这不能不说是奇迹。有的婴儿出生时不足两磅，连吮吸都不会，只能从鼻孔向胃里注射一点营养素，但他们居然活了下来。"

新生儿的衣物多半都来自欧洲，但慷慨的捐助者们根本就不知道，那些挣扎在死亡边缘的小生命究竟是什么样子。所以，修女们不得不反复提醒他们：如果要给早产的婴儿做帽子，就不能做得比网球大。

可想而知，要想把这样的婴孩平安地养活，是一件何等困难的事。所以，总会有一些孩子因为各种原因无可挽回地死去。当他们小小的身体慢慢变凉的时候，修女们总是像亲生母亲一样，小心地把他们抱好。

有一次，姆姆甚至从一条豺狗的嘴里拖出了一个新生的孩子——他被丢在一个垃圾堆里。两个来自欧洲的义工与姆姆一同经历了那件极其可怕的事，她们终生难忘。这个不幸的小生命在姆姆的怀里并没有存活多久就死去了。但姆姆说：即使他们一小时后就死了，我们也要收留他们。这些婴儿不能没人照顾，无人疼爱——即使是小婴儿也能感受到爱。

事实就是这样，即使是小婴儿也能感受到爱。不仅如此，只要是生命就能感受到爱。一只小狗，一只小猫，甚至一棵植物——一根树，一朵花，也一样能感受到爱。就像圣艾修伯里写的那个小王子和他的玫瑰花，还有那只等爱的狐狸。(未完待续)

稿　约

《蔚蓝色》是一份以基督教信仰为主要精神导向的文艺性刊物，在思想内容上她包含两个层次：

其一，她直接见证耶稣基督的生命对人类精神和生命品质的影响，并展示个人在耶稣基督里所获得的丰盛之生命，以及这丰盛之生命在信仰中不断向高处、深处以及宽阔处的发展。

其二，她探寻人类在精神发展的道路上对真理的渴望、追寻、以及在追寻真理的道路上与真理之光的接触——即使这接触并非直接以信仰的形式，这光依然可以在人类的直觉中、理性中、心灵中、审美中、以及艺术创造的过程中光照真理的追寻者，不管真理的追寻者是否在信仰的层次上意识到这光照，这光照之事实本身就足以提供真理的见证。故此，《蔚蓝色》着意于在光中行走，并执意于从更宽阔的心灵和精神视角展示真理之光对人类生命、生活、思想、艺术、精神、以及灵魂高度的影响。《蔚蓝色》在思想、艺术、以及灵魂高度上都执着于提供真理之光的见证。

本刊欢迎诗歌、散文（含抒情、叙事性散文，亦含科学、哲学、神学、艺术等思想性随笔）、小说、报告文学、传记文学、艺术评介（含音乐、美术、建筑、电影评介）。本刊亦欢迎上述各类文体的译稿，译稿若牵涉到版权，请事先与本刊联络。凡投译稿者请附原稿。本刊除了已设各专栏外，亦愿为作者特设其他专栏，申请特设专栏者需要向本刊提交至少两篇适用于该专栏的作品。

请勿一稿两投。来稿请抄写清楚，并附上真实姓名、联系电话、Email、通信地址。本刊鼓励作者将来稿Email至本刊，或输入磁碟片寄至本刊。本刊对来稿有编辑和删改权。若作者不愿意作品被删改，请在来稿中注明。来稿一经采用，即致稿酬。本刊亦选用部分文摘，文摘若选自中国大陆报刊杂志或其他出版物，本刊会尽可能与作者联系，若因地址不详或其他原因联络不便，请作者用Email与本刊驻北京特约编辑联系(xln430@163.net)。若文摘选自其他国家或地区之出版物，本刊将在获转载权后使用。

本刊网址： www.skyblue-news.org
电子邮箱： skybluecp@hotmail.com

《蔚蓝色》索阅启事

《蔚蓝色》文艺季刊自2002年创刊以来，一直受到中国大陆一些具有理想主义精神倾向的知识分子的欢迎。为了便于习惯于简体字的大陆读者阅读，自2007年起，《蔚蓝色》由繁体字版改为简体字版，并扩大给中国大陆大学图书馆免费寄赠的数量和范围，给海内外中国知识分子赠阅的数量也相应增加。鉴于邮资和出版成本较贵，《蔚蓝色》需要海外更多有感动有负担的读者、福音机构、教会的经费支持。

美国、加拿大读者：若您愿意继续收到《蔚蓝色》，请务必填写索阅单。美国读者的索阅单寄至本刊；加拿大读者的索阅单寄至加拿大恩福协会；(3880 Midland Avenue,Units2-4,Scarborough,Ontario,Canada.M1V 5K4.William)；北美读者可根据邮资、出版成本、个人经济能力和负担自由奉献。

欧洲、澳州读者：若欧洲、澳州有教会、福音机构、个人愿意代为分发《蔚蓝色》给当地的大陆学生、学者、移民，请集中索阅份数填写一张索阅单寄至本刊，杂志免费，邮资自理。

大陆读者：中国大陆大学图书馆、相关学术机构、各省市公共图书馆若希望定期收到《蔚蓝色》，请填写索阅单，并用普通信件或电子邮件将索阅单寄至本刊国内分发处：（上海梅川路1725弄12A—102室　成言艺术工作室/邮编：201824/电话：021-59195241、13641751345/电子信箱：wanglud@citiz.net）。凡填写索阅单的图书馆将定期收到《蔚蓝色》，杂志和邮资全部免费，请把《蔚蓝色》放置公共书架上供读者阅读。

美国奉献支票请开给：
Sky Blue C.P.
请寄至：
Sky Blue C.P.
1525 Aviation BL,# A 172
Redondo Beach ,CA 90278
U.S.A.

加拿大奉献支票请开给：
Christian Communication Inc. of Canada
请注明：For Sky Blue
Tel:(416)297-6540
Fax:(416)297-6675
E-mail:ccic@ccican.com

索 阅 单

我愿意索阅《蔚蓝色》_____份
我愿意为《蔚蓝色》奉献 每月_____每季_____每年_____一次性奉献_____
我愿意索阅过去繁体字版的《蔚蓝色》第_____期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地　　址：
电　　话：　　**传　　真：**
电子邮件地址：